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3nB288

憨予暹禪師語錄

清 洪暹說　法雲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胡世安序
    - 朱之俊序
  - 目錄
  - 住山西平陽府古堯霍山廣勝禪寺
  - 住山西汾州府汾陽縣獅子禪院
  - 住山西汾州府汾陽縣太子禪院
  - 住山西汾州府汾陽縣靈巖禪寺
  - 住山西平陽府臨汾縣姑射山乾明禪寺
  - 住山西平陽府臨汾縣大悲山普濟禪院
  - 小參
  - 示眾
  - 晚參
  - 開示
  - 機緣
  - 勘辨機緣
  - 入室機緣
  - 拈頌
  - 聯芳偈
    - 忻然維那
    - 隱素副寺
    - 本覺知客
    - 徹空知客
    - 德一維那
    - 蘊璞副寺
    - 鼎新知客
    - 雲輝後堂
    - 越塵副寺
    - 一如知藏
    - 相空副寺
    - 悟圓侍者
    - 本淨監院

- 本清監院
- 西琳菴主
- 勝光監院
- 立菴維那
- 月菴知客
- 與二酉宋大苑馬
- 鑑初劉居士
- 我成張居士
- 妙空尼

- 像讚
  - 達磨初祖像讚
  - 自贊雲輝後堂請
  - 本如監院請
  - 寶峰維那請
  - 了一法孫請
  - 月菴知客請
  - 勝光監院請
  - 本淨監院請
  - 一如西堂請
  - 相空副寺請
  - 祖燈侍者請
  - 徹空副寺請
  - 立庵侍者請
  - 越塵維那請
  - 雲輝後堂小影
  - 靈巖洪川主人像讚
  - 德玄禪人像讚
  - 太一禪人像讚
- 詩偈
  - 過太行有感
  - 再遊霍山廣勝寺值雪賦感
  - 山中久雨
  - 次菊潭胡閣下韻
  - 贈盛京弘福一融和尚
  - 示隱素副寺之江南二首
  - 示徹空知客
  - 禮首山念祖塔
  - 次江右震宇楊刺史

- 寧寰座主舍利塔下開講法華以偈贈之
- 寄酬四明雲峰雪厂和尚
- 懷滄起朱太史
- 示廣道田居士
- 示廣寧馬居士
- 示耐心禪人
- 訪雲石張孝廉
- 雪梅
- 示明吾劉居士
- 壽維綱申居士
- 示法華禪德
- 示實行禪人
- 示離言禪人
- 示成吾徐居士禮五臺
- 寄懷長安爾璽于邑侯
- 示見真禪師
- 示佛乘侍者
- 雨霽登高
- 辭院歸山
- 偕眾入姑射
- 次元夫王文學翫月韻
- 龍文王貢士入山修供
- 除夕示眾
- 示大醒法孫歸弼河陽覺長老
- 贈道源座主弼化
- 早粥示眾
- 示福宇知客歸空王山
- 示佛然侍者
- 示佛如侍者
- 齋榜引
- 執事榜引

◦ 行實

◦ 佛事

- 為淡薄住持起龕
- 舉火
- 入塔
- 為淵白西堂舉火
- 為道安上座舉火云

    - 為雲谷沙彌火
    - 為天鵝火
  - 雜著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憨予禪師語錄序

白日青天響霹靂，聾瞽耳目何歸？懸巖窈壑走山魈，樵蘇逢迎自慣。汾河踞坐，既難別昔獅今獅；眉睫放光，竟覷破西土東土。問花香風送，滿堂鼻孔誰蠢誰靈？看舊舖新開，托缽兒孫幾肖幾逆？樓臺聳翠，殿閣祥煙，果然人天滿目，大地黃金，長河酥酪，允矣手拂轉輪。按莫耶，斬癡頑，趙州草鞋奚用？借爐炭，煉凡聖，雲門木棒枉勞。鐵鷂飛空，水牯出袋，渾身手眼，似虎如龍，望千萬峰橫擔不去；案山歡悅，露柱懷胎，雖終日諠譁，籠燈照塔，將二六時錯過難逢。南北東西，腳跟下七通八達；秋冬春夏，身經處一瞬千朝。達磨不來，二祖不往，唱前三後三，祇同稱月道餅；法眼若抹，瞎驢若掀，到朝打暮打，會駴癩狗泥豬。雪梅消息共寒參，那管蝦跳龜走？爆竹歲時隨世諦，豈詢電捲雲騰？惟憨予和尚卓錫汾陽，鍵椎獅窟，唱提直切，揭日月燈於中天；印證洞玄，醒過見來於俄晷。共仰法筵龍象，遠奔魔徑狂狐。同志錄厥宣揚，末簡附諸頌古。撰爰嘉結制，有益宗風，檃括來編，用副索弁。哂鳧鶴之斷續，類瑟竽之異同云爾。

時順治己亥仲秋望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西蜀胡世安謹題。

憨予禪師語錄序

佛法不離權實，後世故分教宗。世尊談經三百餘會，說法四十九年，其言具在，無不可曉，即舉拳示珠，拈花微笑，教外垂機，匪為常也。嗣是祖祖相承，比鋸投鍼，提持向上，少室西來，指心是佛，壇經闡道，平實示人，皆為和盤托出。五宗未列，示迺弘多，揚眉拍口，封紙張弓，種種神用，覿面舉揚。仍後雷喝迭震，驚回四眾耳聾；雨棒橫施，謾誇三禪電掃。此關彼注，匹馬單鎗；問白荅黃，埋兵掉鬥。或號通宗，而沙盆扶起；或稱正眼，而古鏡當臺。公案如林，徹透七通八達；語錄若海，豁開四滿三平。直指言中有響，單傳句裏藏鋒。雖然如是，各闡宗風，爭唱祖曲。慣翻筋斗，何妨遇景呈機？解弄猢猻，一任逢場作戲。但行衲僧本分事，須擬龍象互施為。憨予大師得法于龍淵，飛錫于汾土，三玄重震，四喝弘恢，廣衍圓音，無不明契。審根發藥，提撕總是機緣；倒把橫拈，咀嚼俱乃大意。誠然象外機先，可謂眼筋舌骨。有客難余曰：「文殊意墮于維摩，言不如默；曹溪辯窮于玄覺，意豈無生？

子何故敲空作響，掉豐干之舌為？」余曰：「不然。師乃說而無說，余亦將機就機者也。」
順治庚子歲腊月，汾陽羼菴居士朱之俊題于西山之開笑軒。

憨予暹禪師語錄　目錄

序
卷之一
　住平陽府古堯霍山廣勝禪寺語錄
　住汾陽獅子禪院語錄
　住汾陽太子禪院語錄
　住汾陽靈巖禪寺語錄
卷之二
　住平陽府臨汾縣乾明禪寺
　住平陽府大悲山普濟禪院語錄
卷之三
　小參
　示眾
　晚參
　開示
卷之四
　機緣
　拈頌
卷之五
　聯芳偈
　像讚
　詩偈
卷之六
　行實
　佛事
　雜著

目錄(終)
憨予暹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　法雲　廣學　等編

住山西古堯霍山廣勝禪寺

順治丁酉孟春既望，就本寺受洪洞縣大苑馬炳奎、宋護法及本寺耆宿請，主院事。
上堂。「吹毛利刃露堂堂，覿體分明遍界彰，風送百花香滿院，塵塵總是法中王。」以拂子打〇相，云：「還會麼？若也於斯會得，三世諸佛舉首無門，歷代祖師退身有分，更說甚麼菩提涅槃、真如解脫？」擊禪床，云：「一時百雜碎了也。山僧恁麼告報，大似尖上加尖，潑油救火。若論個事，好不資一毫、醜不資一毫，於此於彼初無間然，自他不隔毫端，始終不離當念。未舉先知，一踏鴻門兩扇開；其或未然，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拈拄杖，下座。
結制，上堂。問：「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正恁麼時如何？」師震威一喝。進云：「朔風吹鐵面，當體骨毛寒。」師揚眉示之。進云：「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師云：「罕逢穿耳客。」乃云：「天寒人寒，大家在者裏滴水滴凍，一點不曾瞞。正恁麼時，還假結制開爐得麼？若向者裏委悉得去，說甚十方世界為我伽藍，盡未來際作一期限，直得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淨顆顆、赤灑灑，全無巴鼻，迥絕安排；其或未然，莫怪山僧壓良為賤。」以拄杖一齊按下。眾舉首，師云：「鐵蛇橫古路，一馬生三寅。參！」
師誕，眾請上堂。問：「寶塔光騰呈瑞彩，無生面目已全彰，師今上堂為眾如何指示？」師云：「千差齊坐斷，萬法總無為。」進云：「雖然官不容針，還許私通車馬也無？」師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僧禮拜，乃云：「月桂香飄，祖師鼻孔獨露；秋光彩散，古佛面目宛然。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然燈古佛是日誕，山僧母難遇今朝。若道今朝是生日，虛空鐵馬躍天階；今朝若謂不是生日，海底泥牛啣月走。生與不生即且止，古佛與露柱交參阿誰證據？」驀拈拄杖，云：「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卓拄杖，下座。
燈節結蓮社，請上堂。驀拈拄杖打〇相，云：「還見麼？然燈如來向山僧拄杖頭上放大寶光，光中化佛，各各演說無量陀羅尼門，攝受人天，共入唯心淨土。現前一會，人人覿面彌陀，個個親蒙受記。且道還有共相證據者麼？有，則出來露個消息；如無，山僧不免向第二義開方便門，令汝諸人七通八達去也。」拈拄杖，卓一卓，便下座。
上堂。「大道寥廓，人天杳絕端倪；至理沖融，凡聖了忘彼此。一切處全彰，無法不周遍；塵剎獨露，施為普應。伶俐衲僧向者裏一直坐斷，便能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應物現形，隨機展演。秖如趙州道：『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爐，泥佛不度水。』總不問汝諸

人。且道：畢竟如何是真佛讐？」良久，云：「切忌頭上安頭。」下座。
元旦，上堂。問：「昨朝舊歲，今朝新年，不涉新舊一句，請師直指。」師云：「木雞啼子夜，芻犬吠天明。」進云：「一天新雨露，萬物戴陽春。」師云：「和光合彩。」乃云：「元正啟祚，萬象咸新，頭頭顯露法王，物物齊彰至化。所以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坐致太平，臣宰得一掌握權衡，士農得一歌鼓而耕。』且道：衲僧得一合作麼生？」乃起身鞠躬，云：「古佛殿前咸稽首，萬年仰祝聖明君。」
圓藏，上堂。「佛日騰輝，匝地普天光晃耀；法雲靉靆，微塵剎土總清涼。頭頭顯不夜之珠，物物彰威音之旨。」驀拈拄杖，召眾，云：「還會麼？三世諸佛向拄杖頭上放大寶光，洞徹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情與無情於中隨機演化，教設多方，大小偏圓總歸法藏。然則于衲僧分上猶未得在，且道不涉頓漸一句又作麼生？」復卓拄杖，下座。
解制兼退院，上堂。僧問：「今朝解制即不問，自恣一句意如何？」師云：「一點水墨，到處成龍。」進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師云：「腳跟下作麼生？」僧豎一指，師云：「羅公照鏡。」乃云：「結卻布袋九旬終，今日解開八面通，個個通身俱手眼，拿雲攫霧把清風。諸禪客，好奇逢，白雲飛散露晴空，腳底芒鞋獰似虎，肩頭拄杖活如龍。今日暫辭霍山去，且隨雲水話從容，野鶴孤雲為伴侶，生涯盡在缽盂中。敢問大眾：缽盂中事即且止，解制一句作麼生？」以杖架肩，云：「椰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下座。

住山西汾州府汾陽縣獅子禪院

據室。云：「獅子窟中獅子，栴檀林裏栴檀。」顧左右，云：「且道者是甚麼所在？」喝一喝，云：「龍象蹴踏，非驢所堪。」
上堂。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栽培有素，陶汰無方，龍淵隊裏一旦得來，獅子院中二回拈出，供養見住嘉興府三塔龍淵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自閒覺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上首白椎見。師云：「第一義且置，獅子院中獅子兒試出來騰踏看。」問：「鐵牛之機則且止，獅子出窟時如何？」師云：「驚天動地。」進云：「獅子遊行時又作麼生？」師云：「海震山搖。」進云：「獅子瞌睡時如何？」師云：「百獸潛蹤。」僧禮拜，師乃云：「昨夜金風急，今朝杲日輝，霜花開遍野，萬象悉舒眉。綿山增瑞彩，汾水涌朝歸，西河獅子吼，大地露全威。」驀喝

一喝，云：「還有不顧性命者麼？」乃顧左右，云：「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復喝一喝。舉：「昭祖無業禪師示眾云：『汾陽有西河獅子當門踞坐，若有來者即便咬殺，有何方便進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堪與佛祖為師。』」師云：「昭祖恁麼道，未免惡口小家。今日新汾陽卻又不然，汾陽獅子河西也不當門踞坐，來者亦不咬殺，但秖哮吼一聲，管教聞者盡皆喪命。雖然如是，且道：今日獅子與昔日獅子是同？是別？」喝一喝，下座。

開爐，上堂。「虛空為爐，須彌作炭，是聖是凡？一爐烹煆，火星迸散四部洲，烈燄飛騰三大劫，銅頭鐵額盡銷鎔，馬面驢頭俱粉碎。是汝諸人到者裏作麼生轉身吐氣？若轉得身、吐得氣，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人人作略通方，個個眼親手辨。苟或未然……」擲下拄杖，云：「急須顧眉毛。」

上堂。「佛法二字不在別處，秖在諸人眉毛睫上，無時不輝天鑑地、耀古騰今。若是伶俐漢，直下信得及，一肩領荷將去，自然二六時中孤迥迥、峭巍巍，通身慶快、徹體風流，佛祖管他不著、寒暑遷他不得。正恁麼時，還有恁麼人麼？」良久，云：「碗脫丘。」

除夕，上堂。問：「松柏長青即且止，年窮一句事如何？」師云：「汾州寒至極，虧殺有煤燒。」乃云：「看看一年又到頭，諸人腳跟下事還搆得也未？如搆未得，直須向者裏猛著精彩錐劄將去，忽然爆落燈花，豈不一場好笑？所以道：窮則變，變則通。有時拈頭作尾也得、有時拈尾作頭也得，任運卷舒，隨時瀟灑；若也未然……」卓拄杖，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菊潭胡太師送供，請上堂。問：「千里同風不二門，維摩一默古今聞，個中消息請師露，大地同霑格外春。」師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進云：「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云：「好音到耳人皆聳，一句無私耀古今。」乃云：「門庭不二，千里同風，格外玄機，知音罕遇。到者裏須是過量人，方能共揚第一義。所以，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舉一機而千機頓赴，提一目而萬目齊彰，佛法、世法了無向背，人間、天上一念普周。今日乃胡太師運不思議威神，移上方香積，遠布汾陽飯，學般若禪流，光揚祖席，讚化玄風。且道因齋慶讚一句作麼生道？全憑補衮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復舉：「陸亙大夫問南泉云：『肇法師也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泉指庭前牡丹花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師云：「一人言中有響，一人句裏藏鋒，雖則兩兩作家，要且公案未圓。今日若有問汾陽：『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但向道：『一翳在

眼，空花亂墜。』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良久，舉拂，云：「知音自有知音知，何必清風動天地？」
解制，上堂。問：「西來大意即不問，今朝解制意如何？」師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進云：「恁麼則撒手逍遙去也。」師云：「一任[跳-兆+孛]跳。」乃云：「九旬結制罷今日，放出獅兒意氣豪，捉敗東風春爛熳，吒沙威武善能哮。人人頂門具眼，個個腳下通津，覷破佛祖玄關，踏斷曹溪正路，把住則大地失彩，放行則日月重輝。即今還是把住耶？放行耶？」拈拄杖，云：「龍得水時增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卓一卓，下座。
上堂。問：「如何是獅子境？」師云：「四面青山常聳翠。」進云：「如何境中人？」師云：「端然氣宇獨為尊。」僧禮拜，乃云：「住持事繁忙，無法可商量，動容揚古路，萬慮悉皆忘。拄杖子傍觀不覺失笑，云：『汾陽終日口吧吧，說佛說法、談妙談玄，到者裏何得言窮伎盡、取笑傍觀？』山僧向道：『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驀擲拄杖，云：「大眾分明記取，他日莫受人瞞。」隱副寺拈起拄杖，云：「和尚拄杖因甚在某甲手中？」師云：「也要殃及上座。」進云：「拈來用出人天仰，不動干戈見太平。」師云：「眾眼難瞞。」
元宵，解制，上堂。「若論第一義諦，明明迥絕，承當歷歷，當陽不諱，光輝溢目，烜赫人天，各各圓明朗耀，如帝網之珠，重重交互，毫無間隔。若能一念回光，直下頓開心地。所以，一句通，千句萬句一時通；一機透，千機萬機一時透。自然頭頭上了，物物上圓，視聽分明，了無欠剩，始可橫擔榔栗，獨步大方。然則山僧恁麼告報，猶是撒土撒沙，塗污諸人了也。且道臨行一句如何分付？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卓拄杖，下座。
千葉寶蓮彌陀大佛開光上堂。問：「寶蓮千葉湧金輪，示現端嚴紗相身，向上宗乘即不問，請師一句利群盲。」師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進云：「恁麼則剎剎盡成清淨國，塵塵全露法王身。」師云：「風行草偃。」僧禮拜，師噓一噓，乃云：「化育之本，物我同途；生佛之源，聖凡不二。靈然獨耀，透聲色無遺；體用全彰，應剎塵不露。所以道：『佛真法身，由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即今人天普集，且如何說個應現的道理？」驀豎拄杖，云：「大眾還知麼？無量壽如來向山僧拄杖頭上現最勝身，坐寶蓮花，放大寶光，照徹塵沙國土，直得山河大地盡作琴聲，水鳥樹林咸宣妙法。眾中還有共相證據者麼？」便下座。

住山西汾州府太子禪院

據室。「汾陽祖席，海內皆名。不肖兒孫到者裏如何施設？」喝一喝，云：「正令無回互，人天喪膽魂。」便據座。
上堂。拈香祝聖畢，又拈云：「天無私蓋，地無私載，直向威音那畔信手拈來，供養開山傳臨濟正宗第六世上善下昭遠祖大和尚，伏願燈分三界，道震大千。」末拈云：「此瓣香毒氣深入，惡習難忘，次第三回拈出，供養芙蓉堂上傳汾陽第二十五世自閒老和尚，用酬法乳。」遂攝衣就座，揮拂子云：「舊舖新開，和盤托出，還有知音者麼？出眾相見看。」問：「八百餘年傳正令，汾陽祖席又重新，人天共仰法王座，唯聽師宣最上乘。」師云：「東風昨夜遙稽首，西河今日上臺山。」進云：「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意旨如何？」師云：「剎竿頭上仰蓮心。」進云：「秖如未拈花微笑時，還有者個消息也無？」師云：「月落三更穿市過。」乃云：「千年舊舖又重開，上祖家風正令揮，不肖兒孫重著楔，西河獅子吼如雷。直得須彌岌峇，海水沸騰，奔馳龍象，野干心驚。」驀豎拄杖，云：「大眾還見麼？昭祖在山僧拄杖頭上口喃喃地道：『汾陽有三決，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遂擲下杖，云：「還家盡是兒孫輩，祖父從來不出門。」復舉：「僧問　祖云：『如何是接初機句？』祖曰：『汝是行腳僧。』『如何是辯衲僧句？』祖曰：『西方日出卯。』『如何是正令行底句？』祖曰：『千里特來呈舊面。』『如何是定乾坤底句？』祖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又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師云：「昭祖恁麼勘驗，大似空中揣骨，龜臂刮毛，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山僧如此批判，個中還有傍不肯者麼？」良久，云：「分明記取，一任舉似諸方。」下座。
結制，上堂。一僧出，舉起坐具云：「個中關捩子，分明舉似師。」師云：「只恐不是玉。」進云：「泥牛鬥入海，幾個是知音？」師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僧喝，師便打。乃云：「今朝十月十五，諸方舊例皆普，處處結制開爐，直下烹佛煆祖，龍象意氣奔騰，衲僧足蹈手舞。且道為甚如斯？」卓拄杖，云：「一回煆煉一回新，徹體風光耀今古。」良久，云：「照顧面門。」
芙蓉老和尚令隱素、徹空二禪人送法衣至，上堂。問：「西來大意即且置，祖祖相傳事如何？」師云：「千江有水千江月。」進云：「燈燈續焰輝三界，祖祖相傳印大千。」師云：「萬里無雲萬里天。」進云：「恁麼一派曹源千古秀，汾陽祖道又重新。」師云：「正要闍黎共讚揚。」進云：「昔日大庾嶺頭提不起，汾陽今日又如何？」師云：「自從踏斷曹溪路，物物拈來總是珍。」僧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云：「山青水綠。」進云：「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且道法衣向何處著？」師云：「切忌鑽龜打瓦。」乃云：「剎竿倒卻全分付，少室峰前沒覆藏，夜半黃梅無忌諱，大庾嶺上絕商量。絕商量，遍界明明萬古揚，今朝落在汾陽手，大千包裹更郎當，管取佛祖不能出頭，凡聖那容走作？既然如是，且道遞代相傳一句又作麼生？高提祖印輝三界，利物應機大地彰。」卓拄杖，下座。

解制，世亮劉文學請上堂。問：「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居士雪裏營齋，路頭從何得入？」師云：「看腳下。」進云：「恁麼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師云：「箭穿紅日影。」乃云：「結制、解制，諸方舊例，九旬把住牢關，勘驗聖凡禁忌，不容走作絲毫，煆煉衲僧巴鼻，勦絕異想偷心，直須腳跟點地。不期大心居士入山勸請第一義諦，且喜人人鼻孔撩天，各各風雲意氣。雖然，鼻孔索頭仍落在山僧手裏，放行也由山僧、把住也由山僧。正恁麼時，把住為人好？放行為人好？」拈拄杖，卓一卓，云：「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

上堂。舉：「不門云：『十五日以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者裏；若離我者裏，我有鉤子鉤你。十五日以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者裏；你若住我者裏，我有錐子錐你。正當十五日，用錐即是？用鉤即是？』」師云：「古人恁麼道，大似壓良為賤。汾陽者裏卻又不然，十五日以前諸佛也不生，一任你缽囊高挂、坐斷無為，我且無錐錐你；十五日以後諸佛亦不滅，一任你拄杖橫肩、乾坤獨步，我且無鉤鉤你。正當十五日，前後際斷，各各痛與三十棒。何故？不見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驀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上堂。僧出眾禮拜，捲蓆歸位，師云：「大眾分明記取，三十年後自有明眼人證據在。」便下座。

上堂。驀拈拂子打〇相，云：「大眾會麼？龍華教主向山僧拂子頭上轉大法輪去也。於斯會得，更說甚麼？當來三會授記，即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所謂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微塵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然雖如是，於衲僧分上猶未夢見在。且道衲僧分上又作麼生？」喝一喝，下座。

住靈巖禪寺語錄

結制，上堂。問：「閃電光中捉白兔，誰是得者？」師云：「得。」進云：「看箭。」師云：「中也。」僧無語，師云：「拖者死屍出去。」僧喝，師便打。問：「如何是佛？」師云：「眼橫鼻直。」進云：「如何是彌勒道場？」師云：「蟭螟眼裏乾坤大。」乃云：「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今日

雲巖寺裏結制，將天地為爐、須彌作炭。」拈拄杖，云：「只將這個為鉗鎚，直教盡十方世界都盧赤骨律地去。且問諸禪德：於中作麼生轉身吐氣？」遂便卓拄杖，云：「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復卓一卓，下座。

上堂。驀拈拄杖，顧視左右，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豎起拄杖，云：「者個是拄杖子，阿那個是法？」復卓一卓，云：「這個是法，阿那個是拄杖子？諸人試定當看。」良久，云：「知音不必重重舉，達者家風格外新。」

結制，上堂。乃云：「韶光散彩，萬象騰輝，事理雙彰，聖凡一致。弘開爐韛，陶鑄差珍異寶；運大鉗鎚，煆煉鐵骨英材。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大中現小，小中現大。若有個漆桶腳下五色線斷，直向毘盧頂上橫行、釋迦眼裏直踏，高超物表，獨步大方，此未是了事凡夫。且不涉功勳一句作麼生道？三尺龍泉光照膽，萬人叢裏奪高標。」

龍華會，薦悼，上堂。云：「霜天杲日麗長空，大地山河一色同，物物毘盧華藏界，塵塵彌勒舊家風。人天交接真如境，凡聖圓融般若宗，拈起吹毛揮宇宙，十方世界現全容。」驀拈拄杖打〇相，云：「諸善知識！向者裏領會得去，自然光光互照、剎剎圓融，男子身中入正定、女子身中從定起，女子身中入正定、男子身中從定起，西方入定東方起、東方入定西方起，中入邊起、邊入中起，拈須彌入芥子、將芥子入須彌，法法如是，非假強為。」良久，云：「歸堂喫茶去。」

祈晴，上堂。驀拈拄杖，云：「拄杖子吞卻山河大地，娑竭老龍王不覺不知，冷地起來打箇噴嚏，直得風以時、雨以時，枯槁皆潤，萬物滋茂。」卓一卓，云：「拄杖子還攝神力，依舊青天白日。正恁麼時，民豐物阜一句作麼生道？龍歸大海波濤靜，鳳到蒼梧氣象閒。」

上堂。僧問：「忙中閒不徹，閒處極有餘，去此二途如何趣向？」師云：「腳下薦取。」僧喝，師便打，乃云：「達磨不來東土，佛法本自現成；二祖不往西天，聖凡了無彼此。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直下坐斷兩頭，管教高超物外；苟或鈍滯二邊，未免韓盧逐塊。且道必定意作麼生？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憨予暹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憨予暹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　法雲　廣學　等編

住山西平陽府臨汾縣姑射山乾明禪寺語錄

順治辛丑季秋望日，就本寺受請。孟冬望日，眾請。
上堂。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瓣香諸人已知，不必更舉，不圖報德酬恩，只要熏他鼻孔。」斂衣就座。問：「古剎重開即不問，今朝結制意如何？」師云：「凡聖盡陶鎔。」進云：「曲含千古調，幾個是知音？」師云：「堯眉八彩，舜目重瞳。」進云：「擊開金殿鎖，撞起玉樓鐘。」師云：「動絃別調。」乃云：「全機大用，通變無方，覿體全提，殺活有在。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即宗，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有時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用，車不橫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艸用，理無曲斷。橫抽寶劍，剪除知見稠林；倒佩靈符，掀翻野狐窠窟。直得村歌社舞咸轉玅輪，水鳥樹林皆至宣化，玄風與堯風共扇，佛日與舜日同明。且道：安家樂業一句作麼生道？」揮拂子，云：「但願東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卓拄杖，下座。
上堂。問：「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正恁麼時，和尚如何為人？」師云：「點水滴凍。」進云：「向上一路又作麼生？」師便打，僧喝，師又打，乃云：「玄機獨唱，體用全彰，神劍一揮，乾坤失色，頭頭明格外，物物顯家風。有時恁麼，柳藏金谷暖；有時不恁麼，花放玉樓春。恁麼不恁麼，兩頭坐斷，管取逍遙自在，任運騰騰，把住放行，隨方應用。著衣持缽，總皆彌勒道場；舉箸拈匙，不越毘盧境界。所以道：『終朝喫飯，不曾咬著一粒米；逐日穿衣，未嘗掛著一縷絲。』且道：此人畢竟承誰恩力？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下座。
授戒，上堂。問：「昨日夜叉頭，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正恁麼時，還有受戒分也無？」師云：「霍峰遙招手，姑射笑點頭。」進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師云：「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進云：「風來水面，月到天心。」師云：「看腳下。」僧喝，師便打。乃云：「紅塵鬧市，全彰古佛心宗；聲色堆頭，獨露祖師巴鼻。平泉兩岸，煙籠水月光新；姑射峰頭，彩散白雲影秀。所以道：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卻身。既是堂堂正體，為甚麼沒卻身？」良久，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

上堂。問：「重新法窟，再吼西河，去卻藥忌，意作麼生？」師云：「識病源也未？」進云：「日午不停機，夜月千江印。」師云：「轉見病深。」進云：「和尚也不得無過。」師云：「罪不重科。」舉：「僧問石頭：『如何是禪？』頭云：『木頭。』又問：『如何是道？』頭云：『磉磚。』」師云：「今日若有問汾陽：『如何是禪？』即向道：『搬磚運瓦。』『如何是道？』云：『合水和泥。』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若能緇素分明，許伊具一隻眼；苟或未然，切忌鑽龜打瓦。」

上堂。問：「如何是大用現前？」師云：「一棒一條痕。」進云：「人法雙忘又如何？」師云：「桶底脫落。」進云：「虛空粉碎。」師云：「頂門具眼。」進云：「佛魔坐斷無蹤跡，徹體風光不夜春。」師云：「切忌鑽龜打瓦。」乃云：「即心即佛，頭上安頭；非心非佛，水中捉月。更若道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依然腦後重添楔。如有伶俐衲僧，纔聞恁麼道，便乃撒手那邊，掉頭弗顧，腳跟下好與三十拄杖。何故？當臺一鑑明如日，萬古晴空絕是非。」

元旦，上堂。拈香祝聖畢，問：「西來大意則且置，新年佛法意如何？」師云：「爆竹聲傳新歲令，殘燈續焰舊年光。」進云：「雷聲大震乾坤朗，萬象枝頭獨露春。」師云：「嶺外寒梅枝吐玉，堤邊疏柳眼舒金。」問：「生從何來？」師云：「木人夜半穿靴去。」進云：「死從何去？」師云：「石女天明戴帽歸。」乃云：「今日新年頭，昨夜舊年尾，時節不相饒，春風匝地起。森羅萬象咸發向上玄機，社舞村歌皆明第一義諦，所以新年人是舊年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衲僧巴鼻甚分明，向上家風全體露，諸人識取莫蹉跎，轉眼光陰似轆轤。秖如不涉新舊一句作麼生道？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

上堂。問：「抱璞投師，乞垂慈鑑。」師云：「腦門豁開。」進云：「海底泥牛吞卻月，十方世界總全身。」師云：「白雲萬里。」乃云：「舉揚箇事，未免支離；向上全提，了無一法。所以云：『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驀示拄杖，云：「大眾！這箇作麼生會？」如堂主擲具於地，師云：「卻被堂主撲碎於諸人面前了也，不可向有無處作計較，須具超格眼始有領荷分。你稍涉遲回，早已鷂子過新羅去也。畢竟如何擘？垂鉤千尺浪，直釣金鱗回。」

上堂。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且道光光未發時如何？」師云：「南山虎咬大蟲。」進云：「三春果滿菩提樹，一夜花開世界香。」師云：「腦後見腮。」乃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明諱虛空，無端立狀。光非照境，境亦非存，眼中著楔，腦後抽釘。光

境俱忘，復是何物？耳見始真，眼聞方確。古德曲不藏直，乾明直不藏曲。且道還有傍不肯者麼？試道看。若也道得分明，許你具一隻眼。」

因觀戲，上堂。云：「聲色堆頭，全彰本地風光；眼見耳聞，獨露當人玅用。秖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有大威光，不能發現。秖如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且問諸人：今朝村歌社舞，鑼鼓喧天，那箇是見底心？那箇是悟底道？若也會得，管取途中受用，任運逍遙；苟或不然，總成逐色隨聲去也。必定見聞不昧，聲色超然一句作麼生？」良久，云：「塵塵遍現毘盧境，物物全彰華藏天。」

立秋，上堂。云：「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金風體露，秋色盈眸。」驀擲拂子，云：「一葉落也，諸人還見秋麼？」復舉拂子，云：「一塵起也，還知大地收麼？若也於斯透脫，管取越塵越格，任運風流；苟或未然，未免世諦流布去也。且道必定意作麼生？雁行南浦浮空碧，截斷西江翠疊雲。」

佛殿功完，上堂。問：「佛宇功完，人天慶集，且道與插標建梵剎是同是別？」師云：「雲在嶺頭閒不徹。」進云：「秖如帝釋散花又作麼生？」師云：「水流澗下太忙生。」進云：「須彌千尺浪，大海悉平波。」師云：「腦後見腮。」乃云：「古法堂輝天鑑地，新佛殿啟後光前，人天以之聚會，凡聖由是雲臻，輪奐爭輝，金壁交映，直得祥雲生四座，瑞氣靄三門，誠希有之良緣，成難思之勝事。然則收因結果一句又作麼生道？優曇花綻千春樹，般若香飄萬國中。」

春日，上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日月為照臨，四時作寒暑，在谷盈谷，處坑滿坑，有情則運動施為，無情則森羅顯煥。如今在山僧拄杖頭上顯大威光，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見諸人不會，卻向十方世界隱現去也。還見麼？今日東風傳正令，乾坤總是太平春。」

芙蓉先老和尚訃音至，上堂云：「天童分座，六建法幢，打鳳羅龍，漫天布網，常將黑荳子換卻衲僧眼睛，慣以龜毛繩穿透龍象鼻孔，湖海英靈多懷畏愛。今日忽聞退影南辰、藏身北斗，人天失所依賴，山岳為之震驚。然則法海既枯、法梁既折，還有知其去向者麼？」乃舉哀云：「蒼天！蒼天！」復顧左右云：「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靈光和尚請上堂。問：「凡聖交參則且止，三世諸佛在甚麼處？」師云：「高著眼。」進云：「山川及草木，一法之所印，如何是一法？」師云：「如天普蓋。」進云：「古人道：『說即無說。』今日和尚還說也未？」師云：「諦聽，諦聽。」乃云：「法無定相，

遇緣即宗；法本無形，隨方應現。示一機，人天普震；舉一令，法界全彰。直使凡聖同源，有無不立。乾明今日秖得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去也。把釣襄江月作鉤，移綸擲向西河頭，金鱗透網重貪餌，龍象奔騰一杖收。幸忝同條重註腳，法源共派續長流，西河正令斬新豎，扶起沙盆振晚秋。」卓拄杖，下座。

結制，上堂。問：「結制開爐即且置，正法眼藏意如何？」師云：「鐵蛇橫古路。」進云：「臨濟道：『向瞎驢邊滅卻。』又作麼生？」師云：「一馬生三寅。」問：「古剎重開三要印，乾明正令意如何？」師云：「一棒一條痕。」進云：「恁麼則眼藏法界，眉繫大千。」師云：「腦後著楔。」進云：「杲日當空照，清風滿座生。」師云：「波斯入大唐。」僧喝，師便打，乃云：「塵塵剎剎同居華藏海中，密密綿綿渾是生無法忍，拈一莖艸作丈六金身，吹一布毛傳正法眼藏，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於一毫端現寶王剎，以十方世界為圓覺伽藍，直得八字打開，當陽顯露去也。」驀拈拄杖示眾，云：「東方妙喜世界不離個裏，西方極樂世界不離個裏，上方兜率世界不離個裏，於斯諦當，管取個個頂門具眼，人人腳下通津。雖然如是，未免一場狼籍。且道證盟一句意作麼生？萬國醉心嘗大鼎，相逢攜手上高臺。」下座。

上堂，云：「舉不顧，即差誤；擬思量，何劫悟？古人恁麼說話，未免將直作曲，鈍滯諸人了也。今日汾陽又且不然，舉即顧，無回互；沒思量，何迷悟？如是提持，將他古德剜心裂膽，和盤頓向諸人面前。若是通方作者，別有格外生涯；苟或著意躊躇，即便天地懸隔。何故？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出隊歸，上堂。舉：「五祖示眾云：『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即得；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會即不得。』」師云：「五祖恁麼示眾，未免將直作曲，以重賠輕。今日乾明又且不然，祖師西來意，黃楊如意子，恁麼會即不得；祖師西來意，黃楊如意子，恁麼會即得。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良久，云：「春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

毘盧大佛開光，上堂。師拈拄杖打○相，云：「會麼？毘盧遮那如來向拄杖頭上放大寶光，光中出現重重華藏世界，百億須彌山、百億香水海、百億日月光，照曜十方世界，四生九有、一切群靈現前，人天一會總在光中，了無彼此。毘盧性海不必重遊，華藏玄門那堪復入？眾中還有共相證據者麼？苟或未然，覿面重為點出去也。」以拄杖卓一卓，云：「當陽點出毗盧眼，剎剎塵塵華藏天。」

汾陽西城菴法嗣佛生長老請上堂。問：「教外別傳兔角杖，請師直指祖師心。」師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進云：「高掛

玉簾輝古鏡，赤條條地祖家風。」師云：「腦後見腮。」乃拈拂子，云：「遞代傳持古到今，拈花一脈續芳芬，西河異日輝天地，返躑金毛孰敢親？且道是甚麼人方能如是事？超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須還獅子兒。」卓拄杖，下座。

龍華會眾請上堂。師云：「山僧昨因道場初起，人事勞頓，竟歸臥室，一覺夢升大樓閣中，正值彌勒世尊與三十二大菩薩論說離四句、絕百非摩訶衍法，被山僧震威一喝，直得一時瓦解冰消。山僧與時亦寤來，只見侍者領雪洲禪德偕眾請山僧上堂，一時無措，未免將夢說夢舉似諸人。」良久，云：「忘卻了也，敢煩木上座代為舉揚。」驀拈起，云：「大眾看看，木上座變作無邊身菩薩，攝受不可說不可說無邊香水海為一國土，先將東弗臾逮作一法座，西瞿耶尼燒香、南贍部洲撾鼓、北鬱單越稽首，然後卻向蟭螟眼界裏升堂說法。且道說個甚麼法壻？」遂擲下拄杖，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上堂，僧問：「如何是動容揚古路？」師云：「石虎當途踞。」進云：「如何是不墮悄然機？」師云：「拈得鼻孔失卻口。」僧禮拜，師云：「羅公照鏡。」乃云：「事因理顯，理因事彰，事理相融，全體大用，權衡在手，收放自由，殺活臨機，縱橫互奪。有時放開，則風行草偃、電掣星馳；有時把住，則乾坤失色、日月無光。伶俐衲僧向箇裏撥開一竅，管取途中受用，任運逍遙；設若認境隨情，盡成世諦流布。且道獨脫自由一句又作麼生？」良久，云：「舉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

龍華會，上堂。問：「昔日世尊，今朝和尚，是同？是別？」師云：「一任鑽龜打瓦。」進云：「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和尚今日示何法要？」師云：「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進云：「步步踏長安。」師云：「作麼是長安？」進云：「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師云：「看腳下。」乃云：「人天普會，凡聖雲臻，大寶樓臺了無向背，龍華教主直下分身，百億善財參叩無門，乾明今日普為傍通一線。」驀拈拄杖子打〇相，云：「還會麼？若於斯領略得去，管教彌勒樓開，咸登寶所，超過善財一頭地，便向一毛端上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致令人天一會，若緇、若素，若男、若女，若老、若幼，總向樓閣中共證真如，齊登華藏。然雖如是……」良久，云：「且道慈氏如來又在甚麼處壻？」復卓一卓，云：「時時示時人，世人自不識。」

春日，芙蓉先和尚忌辰，上堂。問：「山河大地，某甲一口吞卻，且道先老和尚還有受供處也無？」師云：「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痴頑。」進云：「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師

云：「好音到耳人皆聳，一句無私耀古今。」問：「粉骨粹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且道為甚又恁麼特地？」師云：「鐵馬躍天階。」僧喝，師便打，乃云：「石筍條抽格外春，頭頭獨露祖師心，東君正令初傳後，大地山河現法身。既然如是，還見先和尚面目宛然麼？」復舉：「僧問巴陵云：『如何是提婆宗？』陵云：『銀碗裏盛雪。』僧云：『如何是吹毛劍？』陵云：『珊珊枝枝撐著月。』僧云：『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更不作法嗣書，秖將三轉語上雲門。門見，曰：『他後老僧忌辰，秖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師云：「巴陵和尚雖則言超意外、句絕古今，未為盡善；若是知恩報恩，不消一句。今日乾明恁麼判斷，意在于何？」下座，同到影堂，分明舉似。

上堂。云：「大道明明無向背，見聞知覺了無疑，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始知。所以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驀拈拂子，云：「且道是揀擇？不揀擇？」良久，云：「但莫憎愛，自然明白。」

上堂，云：「虛空為口，大地為舌，自古至今，恒說熾說。佛未出世，都盧漏泄；佛出世後，又作麼生？寒山逢拾得，拊掌笑呵呵。」

冬至，上堂。問：「冬至一陽初復始，祖師心印請師提。」師云：「銀臺元不變，白鼠自推遷。」進云：「玉樓凍合和光彩，金闕冰新匝地輝。」師云：「旭日新添一線長。」乃云：「群陰剝盡一陽初，萬象森羅氣轉舒，旭日新添長一線，乾坤佳氣滿皇都。是則固是……」驀拈拄杖，云：「爭奈這木上座猶未相許在。何故？不見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卓一卓，下座。

上堂。「天寒人寒，點水滴凍；世法佛法，即體即用。威音消息已全彰，格外風規常顯露。所以云：『頭頭明祖意，物物顯西來。』若是本色道人，聊聞舉著，瞥爾知歸；倘或濫泛禪流，未免輕心錯過。且道為法亡身不錯過底又作麼生？」良久，云：「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上堂。云：「今朝三月五，春光如畫譜，萬象盡舒眉，拈出雲門普。江南三月鷓鴣啼，塞北風光猶未舉，伶俐衲僧著眼看，直下分明莫莽鹵。」

上堂。云：「一問一答，已涉支離；機校相投，猶為汗漫。所以直饒向言前薦得，已是滯殼迷封；句下承當，未免觸途狂見。一椎便當底，放起便行；三搭不回底，那堪話會？還有向空虛背上拶出骨髓者麼？」良久，云：「動容揚古路，不墮俏然機。」

住臨汾縣大悲山普濟禪院

康熙六年冬月二十日，於乾明受姑射請，開大悲山普濟禪院。師拈書示眾云：「者箇從諸人信源上持來，輝天鑑地；落在山僧手裏，耀古騰今。且還會麼？」良久，云：「待到大悲山中，重為剖露。」

入山，上堂。云：「昨日玄機獨唱，于鬧市叢中寂寞而有餘；今朝全提向上，于深山林裏熱鬧無不足。若也把住，直教乾坤失色；若也放行，管取日月重光。或時高高峰頂立，或時深深海底行。且道：正恁麼時如何？」良久，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下座。

元旦，上堂。復舉：「鏡清云：『新年佛法有。』」師云：「矢上加尖。明教云：『新年佛法無。』」師云：「虛空露骨。石室云：『道有未必有，道無未必無。』」師云：「三大老名揚宇宙、道震山河，佛法主持俱落有無論量，未免遭人檢點。今日大悲又且不然，若問佛法二字，直下便棒，免教向有無裏鈍滯。且道山僧意在於何？」拈拄杖，云：「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痴頑。」卓拄杖，下座。

元霄解制，上堂。問：「解制十五，敲鍾擂鼓，師登寶座，龍象起舞。且道起舞龍象意如何？」師云：「江南江北悉同風。」進云：「信步踏開天地闊，轉身攪動海龍宮。」師云：「風行草偃。」

問：「結制解制，祖師巴鼻，把住放行，請師露布。」師云：「頂門著楔。」進云：「當臺一鑑明如日，萬古晴空絕是非。」師云：「腦後見腮。」乃云：「昨日東風消息露，今朝解制普天春，衲僧巴鼻風雲起，潦倒然燈契夙因。」驀拈拄杖打〇相，云：「會麼？然燈古佛向山僧拄杖頭放大寶光，照徹三千大千世界，情與無情法界眾生一時干此光明裏轉大法輪，俱蒙受記。且道還有共相證據者麼？」良久，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卓拄杖，下座。

天童林祖忌日，上堂。云：「昔日天童相逢不覿面，今朝姑射覿面不相逢，吾祖忌日逢春節，兒孫無物供堪呈。」良久云：「拈起波心平水月，採將姑射嶺頭雲，寒梅枝上開顏笑，奉獻江南太白春。」下座。

芙蓉先老和尚四週忌辰，上堂。「橫身宇宙，是聖是凡皆合殺；獨步寰中，乃佛乃祖盡銷鎔。坐斷鴛湖干頃月，踏翻銅嶺萬重雲。四海禪流聞之腦裂，五湖龍象近之頭崩。瞥爾轉身無縫，恍然週忌四春。兒孫忤逆無可供，一瓣栴檀表寸心。」

元旦，上堂。問：「大用全彰春色外，元正祝聖意如何？」師云：「但見皇風增瑞彩，不知何處是封疆？」進云：「雲月往來天地

靜，水流風動演真詮。」師云：「人天共瞻仰。」乃云：「舊歲新年元不二，新年人是舊年人，箇中識得無生旨，徹體風光獨露真。碌碌迎新迷本隊，忙忙辭舊汩塵群，堪嗟幻世催人老，眨眼浮華又一生。珍重光陰休擬議，娘生鐵面薦分明。然雖如是，且應時祝聖一句意作麼生？惟憑一句無私旨，仰祝吾皇億萬春。」卓柱杖，下座。

元宵，解制，上堂。乃云：「春光散彩，匝地和風。正宜四海禪流橫擔拄杖，獨步大方；五湖衲子緊俏草鞋，雲遊天下。祇饒彈指頃，遍歷三千界，總來不出渠儂布袋中。還有出格不受羅絡者麼？苟不如是，直須高挂缽囊，壁立萬仞，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管取布袋口一時撒手，直下許爾喝佛罵祖，然後羅籠不住，呼喚不回。且道自肯承當一句意作麼生？參到常如痴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卓拄杖，下座。

端陽，上堂。云：「佛祖正令，人天軌則，凡聖兩忘，群魔勦絕。」驀拈拄杖，云：「這裏了徹無疑，管取頂門上輝天鑑地，腳跟下耀古騰今，處處隨緣放曠，頭頭任運縱橫，所以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大悲今日不妨因行掉臂，應個時節去也。」以拄杖作搖船勢，曰：「鬥舞龍舟陸地行，煙波浪裏釣金鱗。」又以拄杖作垂鉤勢，云：「鉤頭香餌重重示，釣獲金鱗始稱情。有麼？有麼？」良久，云：「水淺無魚空下釣，滿船唯載月明歸。」下座。

平涼府華亭縣佛崖寺法嗣徹空長老請上堂。問：「明鏡當臺含萬象，赤條空劫露全提。且道全提箇甚麼？」師卓拄杖。進云：「大悲山月朗，姑射地風清。」師云：「已在言前。」進云：「明月堂前露爪牙。」師便打。問：「法幢高豎人天眼，向上宗乘請舉揚。」師便打。進云：「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師云：「慶快衲僧。」進云：「莫怪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師云：「風行草偃。」乃云：「提持佛祖正令，闡揚向上宗乘，報不報之恩、能難能之事。運臨濟金剛王寶劍，喝下全彰；用德山山行拄杖，覿面分付。是則全是、見則全見，不落凡聖階梯，直下徹空已見，致使佛魔勦絕、凡聖兩忘。且道正眼流通如何展演？」良久，云：「九萬里鵬纔展翅，一千年鶴便翱翔。」卓拄杖，下座。

上堂。為一如維那付衣拂，云：「昔日大庾提不起，大悲拈出又重新，人天授囑克家種，好掇沙盆震祖燈。」復舉衣示眾云：「這段光彩，自威音那畔佛佛授受、祖祖相傳，今至山僧無敢妄授，須是久經煆煉，鐵額銅頭，不顧危亡，頂門眼正，方許擔當。且道即今誰是其人？」良久，云：「廣勝乾明重煆煉，一如直下足承當。」遂授衣拂，下座。

憨予暹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　法雲　廣學　等編

小參

小參。云：「開爐結制，上祖遺規；打七打三，今時程範。到這紅爐燄上，須是純剛打就、生鐵鑄成的漢子，管取指日成功、頃時了辦，驀地玄關透脫，恍爾頂眼豁開，便能放出趙州狗子咬殺臨濟瞎驢、溈山水牯踏倒楊岐三腳，說甚德山棒、臨濟喝、洞山麻三斤、雲門乾屎橛？檢點將來，俱成滯貨。汾陽今日一場特地，還有委悉者麼？」良久，云：「單刀直入無回互，奪取錦標意氣新。」

小參。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必定作麼生免得？還有會得者麼？出來拄杖子為作證明。」眾下語不契，乃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權衡在手，殺活自由。有時放行，大地黑漫漫；有時把住，乾坤光爍爍。且道：把住為人是？放行為人是？所以云：『殺人須見血，為人須為徹，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良久，云：「未免勞他木上座顯露神通去也。」遂拈拄杖一時打散，歸方丈。

滄起朱太史為薦嚴，請對靈小參。舉：「道吾和尚至，施主吊慰次，漸源侍者撫棺問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甚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同歸至途中，源云：『生耶？死耶？和尚快為某甲道，不道即打和尚去在。』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同歸，吾云：『汝速去，恐知事得知不便。』源竊去。道吾入滅後，源至石霜請益，云：『生耶？死耶？』霜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甚不道？』霜云：『不道，不道。』源於言下大悟。」師云：「道吾和尚雖是言中有響、句裏藏鋒，可惜狼藉不少。何故？當斷不斷，返招其亂。今日若有人問汾陽云：『生耶？死耶？』待聲未絕，便與劈脊痛棒，管教當下知歸，免向生死流注中作活，亦使忘靈得聞無生法忍。且道：今日汾陽與昔道吾是同？是別？」復頌云：「無生法忍當陽露，滿目西方現剎塵，生與不生端的處，九蓮花綻涌全身。」卓拄杖，下座。

結制，小參。僧問：「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度，且道和尚陞座更作甚麼？」師云：「打鳳羅龍。」僧無語，師云：「布袋老鴉。」乃云：「這段大事因緣在汝諸人眉睫上，無時不放光動地、耀古騰今，見色聞聲、當陽顯露，秖如拈匙舉箸、動轉施為，且道畢竟是阿誰運用？到者裏，須是伶俐漢一眼覷破，更說甚麼九旬結

制、三月安居，大千世界為我圓覺伽藍，物物頭頭總成華藏世界，放行把住、縱奪自由，殺活臨機、通身手眼？正恁麼時，且道結制安居一句作麼生？」良久，云：「止，止，不須說。」卓拄杖，下座。

小參。云：「全提正令，密運鉗鎚，煆煉衲僧通身手眼，到者裏須是個純鋼打就底，向紅爐焰上挨拶將來，自然風光大地、意氣乾坤，方為當家種草。山僧恁麼告報，已是屈抑諸人了也。若乃依依稀稀、淈淈沌沌，大似水浸石頭，那討生發日子？眾中還有見義勇為者麼？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小參。「彈指秋光冬景半，衲僧巴鼻云何判？諸禪珍重莫蹉跎，休等閻家暗打算，直下玄關早透過，管教佛祖為侶伴。苟或依俙不恁麼，袈裟之下人身換，山僧苦口足堪涼，奮出超群出格漢。果若如是，真誠虛空喫汝痛棒；倘或不然，汝喫閻羅鐵棒，莫言不道。」

小參。云：「舉谷隱和尚示眾云：『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住我者裏；若住我者裏，我有錐子錐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離我者裏；若離我者裏，我有鉤子鉤你。正當十五日，且道用鉤即是？用錐即是？』」師云：「者老漢恁麼示眾，大似惡口小家，未免傷鋒犯手。今日汾陽不用如何若何，直令一個個前後際斷、生滅兩忘，更說甚麼諸佛生滅、鉤錐施設？一任缽囊高挂、拄杖橫擔，去住自由，各增意氣。秖如正當十五日又作麼生？」良久，云：「一輪光燦爛，千古意輝煌。」

示眾

示眾。舉：「僧問古德云：『如何是一大藏教？』德云：『演出演入。』」師云：「古德恁麼為人條直，露膽傾心，非但一大藏教，將牟尼寶珠覿面和盤托出。廣勝今日重為舉似，且道還有酬價者麼？」良久，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示眾。云：「秋光彈指又將冬，堪嘆浮生若夢中，生死玄關須薦透，休教錯過主人公。生死玄關則且置，云何得不錯過主人公耶？」良久，云：「獅子吼時芳草綠，象王回顧落花紅。」

示眾。云：「箇段大事，歷歷輝騰於腳下；當陽不昧，明明獨露在眉間。從朝至暮無回互，動用施為自悄然。既是如斯現成，為甚諸人不會？」良久，云：「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示眾。云：每月十一五，大家同入室，無事可商量，只要當下瞥。若也瞥，獨露祖師箇巴鼻；倘未瞥，切須珍重知端的。人命無常呼吸間，百歲光陰一瞬息。且問諸禪人：還有端的祖師巴鼻者麼？金風昨夜透窗寒，吹綻禪關破衲罅。

示眾。云：「天寒人寒，點水滴凍，至道無難，惟嫌撿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且道點水滴凍還有撿擇處也無？若有撿擇，須向寒風凜凜處高著眼看。若也看得明白，管取明明爾、法法爾，助顯大機大用，一任自在風流。還有直下承當者麼？」良久，云：「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錐不易騎。」

示眾。云：「佛未出世，本無一法；祖未西來，了無二致。若能於生佛已前薦得，大好一場笑話。何故？若有毫釐脩學心，無相光中不自在。所以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敢問諸禪人：作麼生是天真佛？」良久，云：「我不敢輕于汝等。」便下座。

示眾。云：「打七打三，佛祖玄關；投機入室，衲僧巴鼻。人人問答分明，箇箇獅兒骨格，切須自肯乃方親，把手牽君行不得。從今各各莫隨流，管取大家都透徹，始知生死不相干，任運人天為規則。然雖如是，且道任運人天一句意作麼生？」良久，云：「莫怪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

示眾。「佛法二字不在別處，秖在諸人眉睫上，無時不輝天鑑地、耀古騰今，貴在當人一肩領荷，向二六時中自然孤迥迥、峭巍巍，頭頭爾、法法爾，通身手眼、徹體風流，直至水打不溼、針劄不入，圓陀陀、光爍爍。正恁麼時，還有恁麼人麼？」良久，云：「碗脫丘。」

示眾。舉：「昭祖云：『識得拄杖子，行腳事畢。』」師驀拈拄杖云：「還見麼？切不可喚作拄杖子。且道畢竟喚作甚麼？」良久，云：「不可尖上更加尖。」

示眾。云：「今朝結制並無別意，只要諸人各明大事。敢問大眾：阿那箇是大事？驚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

示眾。云：「古德道：『大道秖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既是只在目前，為甚卻又難睹？諸人還會麼？秖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因開園示眾。云：「古人居山樂道，唯憑火種刀耕；乾明村居隱拙，但將鉏钁生涯。所謂云：『欲知樂道菴居趣，直向钁頭識佛陀。』且問諸禪人：有钁頭邊識得者麼？」復頌云：「村居養道興交加，钁地開圃意更賒；若問西來端的句，不栽茄子便栽瓜。」

示眾，付相空副寺、來源書記。驀拈拂子云：「祖師把柄人天表，拈出當陽授克家，異日風雲相聚會，敷揚法化驗龍蛇。如是分明舉似，眾中還識恁麼人麼？副寺書記須出眾，流通祖道續拈花。」

示眾。云：「個事輝天鑒地，耀古騰今，光鋩閃爍，燦爛乾坤。所以道：日不待火而熱，月不待風而涼，鳧足自短，鶴頸自長，金生麗水，玉出崑崗。秖如恁麼現成，為甚不肯承當？是故，古德云：

『若要分明自肯，須是通身白汗始得。』即今炎天溽暑，人人白汗淋淋，還有自肯者麼？」良久，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晚參

除夕晚參。云：「一年今夜盡，千里聚同堂，末後牢關句，乘時為舉揚。不見道：北禪烹露地白牛，與衲子分歲；天童宰透海烏雞，為禪客過年。大都隨家豐儉，未免憐兒不覺醜，遺風作話端。今日乾明村居養拙，諸兄弟為法相依，不敢與古人鬥志比富，但秖抱道為務，安貧度時。然雖如是，且道：新舊交加一句作麼生舉揚？莫嫌風味乾明淡，且喜平泉透骨涼。」

晚參。云：「鑪韛鉗鎚，陶鑄聖凡利具；叢林保社，養育才器寶坊。乾明者裏，有時鬧哄哄，有時靜悄悄，諸人且向那邊著力。若向鬧哄哄處承當，渠儂不自由；倘於靜悄悄裏著，倒管保有事在。且道去此二途如何行履？」良久，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冬節，晚參。云：「結制今經一月，明朝諸禪打七，卻逢冬至節臨，陰極一陽來復。萬象撥轉天關，森羅挽回地軸，滴水玉潔冰清，石筍抽條寒谷。衲僧意氣風流，獅兒猙獰頭角，菩提根芽增長，般若花枝開發，直下遍界全彰，物物威音消息。若是未舉先知，許伊當下休歇；苟或了徹未然，且須打教親切。秖如親切一句意作麼生？」良久，云：「白鼠自推遷，銀臺元不變。」

晚參。云：「世尊不說說，大好虛空裏釘橛；迦葉不聞聞，恰似海底鼓紅塵。若道說而不說，當面錯過自己、辜負世尊；若道聞而不聞，卻又辜負自己、錯過世尊。且道：畢竟如何得不錯過、辜負去？」良久，云：「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

晚參。問：「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且道即今將甚麼說法？」師云：「還聞麼？」進云：「三千諸佛出在何處？」師云：「大家在者裏。」乃云：「玲瓏寶塔，二六時中，常為諸人談說實相妙法日。」問：「還有領會者麼？若也會得，不負擔囊行腳，聚首雲堂，共樂放光三昧，幸與釋迦老子覿面相參，同行共住。且道還見麼？」良久，云：「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晚參。僧問：「寶塔放光，佛在何處？」師云：「陜府鐵牛吞大象。」進云：「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若何？」師云：「鐵蛇橫古路。」乃云：「廣勝門庭迥不同，參禪持戒播宗風，箇中誰是知音者？休糧原是霍山通。」舉拂子，云：「諸禪德！知音一句且止，秖如者箇是參禪耶？持戒耶？若道是參禪，眼

中著屑；若道是持戒，自究不了。倘能者裏見得親切，正所謂行布不礙圓融，圓融不礙行布；其或未然，不免韓盧逐塊。」
晚參。云：「佛祖家風格外機，箇中消息許誰知？眉毛廝結忘身究，鼻孔撩天鐵面皮。參方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為？只須奮起超群志，獅子西河吼若雷。」
晚參。僧問：「某甲已問，請師答話。」師云：「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僧擬，師云：「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僧喝，師便打，乃云：「問已問了，答已答了，諸人更覓甚麼碗？不見道：『天晴不肯走，只待雨淋頭。』」遂一時打散，歸方丈。
晚參。云：「潑天門戶，把手拽不入；匝地家風，牽著猶未走。所以云：『把手牽君行不得，為人自肯乃方親，百尺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若是斬釘截鐵衲僧，便乃一肩領荷，不妨十二時中頭頭孤迥迥、處處峭巍巍，動定施為通身光彩，折旋俯仰徹體風流，可為於無言處顯言、有為處無為，何妨喝佛罵祖？誠乃知恩報恩、棒雨逐風，可謂感德謝德。苟或未然，喫水也須防噎。且道：直下承當一句意作麼生？九萬里鵬纔展翅，百千年鶴便翱翔。」
晚參。云：「衲僧家秖貴腳跟點地、鼻孔遼天，便能向毘盧頂[寧*頁]上橫三豎四、釋迦眼睛裏七縱八橫。苟然如斯，端的管取歸家穩坐，任運風流；其或未能，必須眉毛挽定，豎起脊梁，決要分明了脫。了脫一句且置，腳跟點地一句試道看。」僧便喝，師云：「敕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
晚參。云：「德山晚參不答話，聲震若雷；趙州晚參卻答話，虛空徒側耳。今夜乾明晚參卻不恁麼，無論問話不問話，都盧三十棒。何故？各各使知正令流通，三十年後免被別人瞞盱去在。」
晚參。云：「本分衲僧，必從真實踐履；苟取狂徒，未免言行參差。縱爾言前薦得，猶為滯殼迷封；句下承當，卻是觸途狂見。所以古人道：『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又云：『行在說處，說在行處。』且道行說俱到底人必定如何履踐？」良久，云：「十字街頭薦取天子，百草頭上識取老僧。」
新秋，晚參。「昨夜金風初振罷，竹窗今日卻生涼，蟬鳴岸柳和煙翠，噪落荷香月滿塘。不見道：『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驀放如意，云：「一葉落也，還知天下秋麼？」復拈如意，云：「一塵起也，還知大地收麼？若也如斯，透頂透底見得的當，不妨向五蘊山中縱橫自在、出沒逍遙，能使四時寒暑之外風光任運，截斷玄猷。且道：正恁麼時如何展演？」良久，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且借四時催。」

開示

開示。師落堂云：「者段大事因緣，人人本自現成，個個了無向背，但貴知見端的，不論先參後學、老幼賢愚，唯要自肯承當，必無難易。還知承當個甚麼？切忌二六時騎驢覓驢，頭上安頭。若是個漢，聞恁麼說話，即便隨處逍遙、隨處作活，管教滿眼滿耳物物現成，動用施為頭頭自在，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世界身心打成一片，直使心行意絕，聲色兩忘，如麻繩入水，針芥不透，步步不離，心心無間，管教時刻寸香了當無疑。若不恁麼真參，云何得到歸家田地？假饒弄到臨末稍頭，依舊一場懨懶，莫怪山僧不道。」
開示。師云：「人命無常呼吸間，大家著力奮精參，了明生死玄關外，免被閆家老熱瞞。山僧恁麼告報，秖為諸禪各懷特達向上之志，紹隆佛祖之心，豈可不為保任此事？但要諸人痛切生死急務，自然二六時中頭頭法法本分相應。若也參情親切，心心無間，步步不離，管取三七日內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苟或伶俐道人，纔聞一撥便轉，猶是落二落三了也。倘依俙彷彿，還須咬定牙關，急著眼看，看到水窮山盡處，方知格外有通衢。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珍重。」
開示。目顧左右云：「若向者裏會得，各請歸堂穩坐；苟或未然，只可把定繩頭、咬定牙關、豎起脊梁，將生死二字貼在額頭上，看定本參，不分星夜，毫釐勿使走作，直下聖凡情見、是非人我一齊坐斷，不覺有世界身心都盧是個疑團，管取到家決不遠矣。倘若隨群作隊，三三兩兩雜話閒談，今日如此、明日如彼，更或觸境逢源，無明煩惱、我慢貢高，自逞伶俐聰明，處處是非滾滾、頭頭業識忙忙，恁麼學道，不唯不了己躬大事，亦且辜負檀信脂膏、行人血汗，猶恐大限到來依舊一場懨懶。既然如是，合作麼生？努力今生須了卻，莫教永劫受餘殃。」
憨予暹禪師語錄卷第三(終)

憨予暹禪師語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　法雲　廣學　仝編

機緣

鶚力長老參，云：「有一問，請和尚決疑可否？」師云：「未入門早與三十棒了也。」進云：「意旨如何？」師云：「不識痛癢漢。」僧喝，師便打，僧擬議，師云：「將謂南方舶主。」僧繞師一匝，師云：「降將不斬。」僧拂袖而出，師云：「草賊大敗。」
僧參，師問：「發足何方？」僧云：「南方。」師舉拂子云：「南方有者箇麼？」僧云：「和尚曾到過。」師云：「向在那裏住？」僧云：「天童。」師云：「昨夜小白嶺走到太白峰，鼻孔裏七佛塔呵呵大笑，且道笑箇甚麼？」僧無語，師便打。
大苑馬二酉宋居士問：「西來大意即且止，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問從何來？」士擬議，師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士云：「多年閱藏，未遇宗乘。」師舉茶，云：「會麼？」士無語，師云：「一大藏教總在裏許。」
寰座主問：「即今天童和尚在甚麼處？」師震威一喝。主云：「窠臼語。」師云：「韓盧逐塊。」
西天羅漢參，問云：「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一指，漢亦豎一指，師於桌上書卍字，漢向前抹卻，師打〇相，漢無語，師云：「將謂西天來，梵字也不識。」
禹錫劉都憲問：「宗門多用棒喝，是何意旨？」師云：「殺人刀，活人劍。」憲無語。師云：「盡大地人喪身失命。」
大惺法孫參，問：「和尚安樂行否？」師云：「覓甚麼碗？」僧喝，師便打。進云：「獅子返擲去也。」師云：「不涉程途一句試道看。」進云：「獅子吼時山嶽震，象王行處絕孤蹤。」師震威一喝。
調元宋刺史問：「禪關玄要，云何悟入？」師喚宋居士，史應諾，師云：「向者裏入。」
可仁趙邑侯問：「禪門與觀門是一是二？」師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侯無語。師云：「吾無隱乎爾。」
僧參，師問：「大德何來？」僧云：「南方。」師云：「消息何如？」僧云：「好。」師拈拂子云：「者箇墮？」僧云：「不會。」師云：「山僧罪過。」
廣明丘秀才禮拜，師問云：「終日禮拜，還識禮拜底麼？」進云：「自己有眼，不受人瞞。」師云：「那箇是你眼？」才一喝，師

云：「正好喫棒。」
師坐次，乘侍者侍立，師顧地上草，者即拾起，師云：「者莖草能殺人？能活人？」者云：「此草為丈六金身。」師云：「丈六金身作一莖草，你又作麼生？」者無語，師云：「者漢死在一莖草下，如何得活？」者云：「請和尚代一轉語。」師云：「禮拜著。」者即禮拜，師云：「活也，活也。」
朱太史問：「禪門機鋒意旨如何？」師云：「西河獅子，學士當知。」史擬語，師云：「汾陽異目，天下咸宗。」史云：「玄機道理甚為難入。」師云：「休作道理會。」史無語，師云：「元來，元來。」便歸方丈。
太史異日又問：「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意旨如何？」師云：「特地老婆心。」史云：「雲門大士一棒打殺又如何？」師云：「赤心片片。」史云：「瑯琊云：『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又作麼生？」師云：「腦後著楔。」
僧問：「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云：「看腳下。」僧喝，師便打。
問：「善財拈一莖草度與文殊為藥，目前香爐桌子還當得麼？」師擊香几，僧禮拜，師云：「能殺人？能活人？」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不得女子定？」師云：「今夜不答話。」進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師云：「夜半放烏雞。」
問：「有句無句，大似頭上安頭；樹倒藤枯，又是斬頭覓活。和尚還甘麼？」師云：「今日不與閻黎相見。」進云：「金風吹玉管，幾個是知音？」師便打。
問：「逢佛殺佛，逢祖殺祖，直如虛空，如何下手？」師和聲便打。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復打。
問：「頭頭是佛，步步是心時如何？」師云：「好事不如無。」進云：「流入毗盧華藏界，個中何處不超輪？」師舉香板云：「者個作麼生？」僧喝，師便打。
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云：「脫殼烏龜飛上天。」
寰知藏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如何是及第歸？」師云：「大眾在者裏。」進云：「恁麼則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師云：「末後一句意作麼生？」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看腳下。」
恭順候調御吳居士問：「箇事明明無向背，卻於動靜有淆訛，未審過在甚麼處？」師云：「明明知底是甚麼？」候云：「本來面

目。」師云：「試舉看。」候擬議，師震威一喝，候無語，師云：「會麼？」候云：「兩眼對兩眼。」師云：「東壁挂葫蘆。」候云：「蒙此一喝，無限疑團當下冰消瓦解。」師云：「見箇甚麼便恁麼道？」候云：「明月當空無片雲，光輝朗耀滿乾坤，慧風埽蕩何凡聖，一喝從今永太平。」師遂示一偈云：「一喝揮空絕點雲，紅輪杲杲燦乾坤，維摩機契開心印，任運騰騰樂太平。」

師問慧侍者云：「飯錢作麼生打算？」者云：「算過了也。」師云：「何不舉似？」者云：「早已舉似，秖是和尚不肯。」師云：「作麼舉似？」者喝，師便打。

佛宗侍者呈末後句頌，師批云：「未在。」者問：「如何是末後句？」師周顧示之。者云：「也是腦後著楔。」師云：「兔子喫牛奶。」者喝，師便打。

僧參，師問云：「霜雪遍界，禪客何來？」僧云：「不審。」師云：「箭穿髑髏。」僧云：「須是和尚始得。」師云：「拖出死屍去。」

京師靈應法兄專使至，師問云：「春光燦爛，禪客何來？」僧擬議，師云：「雲門道底。」僧云：「本師和尚恭候萬安。」僧即呈書，師接向爐煙熏云：「蘇嚕蘇嚕吽吽吒。」僧無語，師云：「分明記取，舉似和尚。」

雲壽大曉法侄參，師問：「人天法眼宛然在，太白宗風嗣阿誰？」云：「分明舉似。」師云：「七棒對十三。」云：「特來禮拜尊慈。」師云：「作家禪客。」進云：「尊過和尚不得。」師云：「切忌詐明頭。」曉從東過西，師示如意；曉從西過東，師放下。如意曉向前秖候，師打一如意曉即禮拜，師云：「作家，作家。」

悟圓禪人參，師問：「何方來？」悟云：「五臺。」師云：「文殊道甚麼？」悟云：「某甲特來禮拜和尚。」師云：「何方人？」進云：「紹興。」師云：「念你遠來，放汝三十棒。」

圓辭師歸南，師云：「吾有一則語汝，能帶去否？」悟禮拜云：「不敢辜負和尚。」師云：「作麼生承當？」悟即喝，師云：「三十年後始知乾明特地。」

勘辨機緣

師問顯真監院：「向上一句作麼生道？」院云：「眨起眉毛上九霄。」師云：「腳跟在甚麼處？」院喝，師便打。

師問柔庫頭：「本分句且置，庫房中事作麼生？」進云：「收放自由。」師云：「金剛圈、栗棘蓬作麼生吞跳？」僧喝，師便打。進云：「和尚莫瞞盱人。」師云：「兔子望月。」進云：「隨處風

流。」師云：「看腳下。」不久微病，坐脫而去。院中未送亡僧，他村檀越報知：「柔庫頭在彼收下齋米，令我送還。」一眾皆異之。師云：「此禪人數年喫吾獅子院中飯，今日作恁麼去就去也。」

師問本如監院：「本來面目作麼生會？」院禮拜歸位，師云：「大覺打興化又作麼生？」院從東過西，師云：「依俙似曲。」院從西過東，師云：「彷彿楊州。」院拂袖便出，師云：「草賊大敗。」

師因禪客到，三日不參見，乃集眾勘驗云：「賓中主則且止，主中賓意作麼生？速道！速道！」僧無語，師即痛棒。僧云：「棒有眼麼？」師云：「一任舉似諸方。」又打。

明輪書記再參，師問云：「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且道為人在甚麼處？」輪一喝，師便打。輪執拄杖作忤逆會，師又打。輪云：「請和尚將宗旨為講看。」師又打，云：「速道！速道！」輪無語，師直打出。

師落堂，問相書記云：「昨日掀倒法床，喝散大眾，你見箇甚麼，便恁麼亂做？」記云：「還要某甲脊下還拳在。」師云：「知恩一句又作麼生？」記云：「粉骨碎身未足酬。」師云：「女子出定作麼生道？」記云：「顢和尚一點不得。」師打云：「還知者棒落處麼？」記云：「太狼藉生。」師云：「三十年後知恩有在，末後一句速道！速道！」記云：「入耳便能生百恨，斷腸何必再三聲？」師云：「今日許汝喫棒有分。」

入室機緣

師問隱侍者：「國師三喚句，汝作麼生會？」者云：「老漢顛倒不少。」師云：「那裏是國師顛倒處？」者以手掩師口，師便休。

師問隱副寺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目前喚甚麼作如來？」進云：「歷歷分明。」師云：「分明底舉似看。」寺翹一足，師云：「赤土搽牛奶。」寺撫掌，師云：「山僧罪過。」

師問然副寺：「庭前柏樹子作麼生會？」寺云：「眉毛眼上橫。」師云：「鼻孔撩天又作麼生？」寺彈指，師云：「波斯喫胡椒。」寺喝，師便打。

師問世亮劉秀才云：「萬法歸一且止，青州布衫你作麼會？」才向前叉手而立，師云：「腳跟下又如何？」才繞師一匝，師云：「喫茶去。」

師問鼎悅眾云：「新年佛法作麼商量？」進云：「雲散天邊月。」師云：「蝦蟆吐明珠。」進云：「海底火燒天。」師云：「腳跟下作麼生？」僧喝，師便打。

師問然西堂：「離四句，絕百非，意作麼生？」堂喝，師云：「藏頭白，海頭黑鄴？」進云：「全體大用。」師云：「赤土搽牛奶。」堂又喝，師便打。
師問德維那：「庭前柏樹子意作麼生？」進云：「一擊忘所知。」師云：「胡人失氈帳。」進云：「十方世界現全身。」師云：「箭穿紅日影。」那喝，師便打。
師門蘊副寺：「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進云：「踞地獅子。」師云：「何不露爪牙？」進云：「普天匝地。」師云：「放汝三十棒。」
師問道源侍者云：「本分句速道，速道。」者云：「泥牛海底行。」師云：「庭前柏樹子鄴？」者喝，師便打。
師問本淨知客：「萬法歸一，汝作麼生會？」進云：「目前無一法，鐵樹遍開花。」師云：「驢前馬後漢。」僧撫掌，師便打。
師問一知藏云：「正法眼藏，汝作麼生會？」藏云：「剎剎塵塵無向背，十方世界現全身。」師云：「保福道底。」進云：「把柄在手。」師便打。
師問智悅眾：「西來大意，汝作麼生會？」進云：「長江水倒流。」師云：「腳跟下又如何？」僧喝，師便打。
師問源侍者：「和盤掇出，你作麼生領會？」進云：「覿面無回互。」師云：「意作麼生？」者喝，師便打。
師問了塵侍者云：「青州布衫作麼生會？」者無語，師云：「虛生浪死漢。」者漸慮參究不眠，次日請益，云：「如何是萬法歸一？」師云：「昨日向道，今朝不會。」者無語，師便掌。者通宵簷下立參，忽聞風有省，及旦入室，問云：「午夜月輪則且止，通身是口時如何？」師云：「親切道將來。」進云：「東方迸出日輪紅，大地山河一口吞。」師云：「汝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進云：「大地分明無寸土，誰知天外更重天？」師云：「青州布衫意作麼生？」者便打師一拳，師云：「山僧過在甚麼處？」進云：「老漢猶嫌少在。」師云：「本來面目親切，作一偈看。」進云：「離卻家鄉數十秋，幾多辛苦外馳求？今朝識得娘生面，徹體無依始自由。」師云：「脫體無依又作麼生？」進云：「淨土人心箇箇有，風規極樂是誰無？從今頓破威音旨，突出虛空不二圖。」師云：「知恩報恩一句又作麼生？」者又打師一拳，師云：「者漢今日也解捋虎鬚。雖然如是，切須珍重始得。」乃示偈云：「見處分明得處親，開言句合祖師心，知恩便解粗拳用，臨濟宗風的子孫。」
師問相書記：「殺人刀，活人劍，速道！速道！」記云：「何必好肉剜瘡？」師打云：「須知痛癢。」記云：「老漢今日猶要喫棒

在。」師便掌，復示一偈云：「殺人刀，活人劍，直下分明須自看。切忌斬頭猶覓活，白拈手段看方便。」
相書記入室，師問云：「作夜鐵牛生兒，還知麼？」記云：「誰敢問著？」師云：「現問次。」進云：「須是和尚始得。」師云：「破沙盆作麼生扶？」進云：「閒家具。」師云：「扶不起。」記禮拜，師云：「末後句斷？」進云：「不消和尚再勘。」師云：「知恩者少。」
師問敬參頭云：「見色明心，聞聲悟道，即今目前見聞不昧，你作麼生道？」頭云：「山河草木揚真諦，風月樓臺演妙音。」師云：「腳跟下作麼生？」頭擬議，師云：「可惜一聯詩。」
師問妙空尼云：「普賢萬行所莊嚴，且道作麼生是萬行？」空便禮拜，師云：「本來面目斷？」空即舉起香瓶，師云：「看腳下。」
越西堂入室，師問云：「口挂壁上作麼生道？」堂禮拜歸位，師云：「腦後著楔。」堂云：「歷歷分明。」師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堂便問：「如何是差別智？」師喚侍者：「傾去淨盆水著。」侍者禮拜而立，師云：「切忌鑽龜打瓦。」
圓侍者與師奉餅，師云：「是雲門餅？乾明餅？」者云：「無二無別。」師云：「汝曾到雲門麼？」者云：「請和尚尊重。」師云：「須是地頭人。」者禮拜，師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

拈頌

舉：「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缽下法堂。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缽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

師拈云：「德山老漢神出鬼沒，看來也是弄巧成拙；雪峰平地上喫交，更向傍人納敗；巖頭承虛接響，亦是鞏縣茶瓶。檢點將來，各與三十痛棒一齊赶出。且道為甚如此？世事不將公道斷，人心難與月輪齊。」
頌曰：「漫天網子羅龍鳳，但得金鱗即便休。休便休，更有旁人解出頭。末後一句翻江海，攪亂蒼龍鬥不收。」

舉：「馬祖與西堂、百丈、南泉翫月次，祖曰：『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脩行。』泉拂袖便行。祖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師拈云：「馬祖父子雖是曲調相扶，未免自揚家醜，檢點將來，猶欠悟在。且道畢竟意作麼生？」喝一喝，云：「天共白雲曉，水和

明月流。」
頌曰：「問處分明答處親，大家敗露可憐生。古今話杷難藏隱，天上人間播惡名。」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佛？』州云：『殿裏底。』曰：『殿裏底豈不是泥龕塑像？』州曰：『是。』曰：『如何是佛？』州云：『殿裏。』」

師拈云：「趙州口似懸河，舌如利劍，被者僧一問，直得眼橫鼻直。暹上座則不然，待問，劈脊便棒，管教者僧當下知歸，亦可作人天標格。然雖如是，具眼者試辯看。」
頌曰：「趙州古佛殿裏底，金屑落眼卻成翳。怎似碧天明皎潔，銀河斗柄不曾移。」

世尊初降，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頌曰：「纔生下地撒顛狂，便把家私徹底揚。天上人間殃禍事，至今贏得惡名張。」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
頌曰：「平地波濤萬丈高，靈山一會總徒勞。陀頭須善觀風浪，未免隨鉤上釣鰲。」

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於佛坐而入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敕罔明出，罔明卻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頌曰：「出定入定，是非莫論。者夥白拈，總皆出禁。」

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隨眾聽法。一日眾退，唯老人不去。丈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丈曰：「汝問。」老人云：「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丈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
頌曰：「有因有果分明事，不落不昧轉淆訛。一句頓超空劫外，全身跳入野狐窩。」

黃龍三關。

頌曰：「我手佛手，迥超諸有，氣宇如王，移星換斗。」
頌曰：「我腳驢腳，何處不著，遍滿三千，縱擒殺活。」
頌曰：「人人生緣，觸處自然，庚生何劫，威音那邊。」

利蹤禪師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

頌曰：「子湖狗子潑天叫，凡聖都來斷絕蹤。可怪畜生無面目，橫吞佛祖展家風。」

臨濟三頓棒。

頌曰：「電捲雷轟覿面機，俊鷹快鷂莫能窺。驪龍項下珠先奪，奮起摩霄逸翮威。」

興化獎禪師初為臨濟侍者，後在三聖會裏，嘗曰：「我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聖曰：「汝具箇什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汝始得。」後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曰：「聞汝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汝憑箇什麼道理與麼道？」師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者兩喝。」師復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復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與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痛棒底道理。

頌曰：「勘遍江南猶未瞥，主賓句下始知音。杖頭拶出人天眼，千古兒孫續祖燈。」

南院顒禪師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床。師曰：「汝看者瞎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

頌曰：「寰中正令如雷震，戰將英雄氣勢舒。劍刃橫身呈妙舞，瞎驢無奈沒程途。」

風穴沼禪師參南院，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卻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

頌曰：「棒頭眼豁如千日，南北商量絕覆藏。當下無生全體露，鐵牛心印大千彰。」

石霜圓禪師謁汾陽，經二十年，未許入室，每見必詬罵。一日訴曰：「自至法席，不蒙指示，歲月飄忽，己事未明，有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汾叱曰：「是惡知識，敢褁敗

我！」舉杖逐之。師擬申救，汾掩其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

頌曰：「獅子窟中經百煉，徹知濟道出常情。拈來斷貫龜毛索，穿卻人天正眼睛。」

圓悟勤禪師為五祖侍者，一日，部使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年少，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部使應：「諾，諾。」祖曰：「且仔細。」師侍次，問曰：「提刑會否？」祖曰：「他秖認得聲。」師曰：「秖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甚卻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師有省。

頌曰：「密室耳觀兼眼聽，檀郎聲色滿空清。於其一段風光別，爍破人天大夜昏。」

麻谷見良遂座主來參，便將鋤頭去鋤艸。遂往見，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卻門，遂去。次日復來，谷又閉卻門，遂乃敲門，谷問：「阿誰？」遂曰：「良遂。」纔稱名，忽有省，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乃謂聽眾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頌曰：「不因大國逢良賈，幾為蠅頭利一生。寶藏只今親揭露，富周天下有餘盈。」

溈山睡次，仰山問訊，溈乃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溈起曰：「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溈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溈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為我原了，汝更為我原看。」嚴乃點茶一碗。溈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

頌曰：「迭奏塤篪待曉堂，還他家有好兒郎。遏雲度玉渾閑事，惹亂天邊鸞鳳翔。」

黃檗行腳時寓大安寺，因相國裴休入寺，指壁間畫像問僧：「何像？」僧對曰：「高僧真儀。」休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無對。休問：「此間有禪僧否？」僧曰：「近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休令請相見，乃理前問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檗朗聲喚曰：「裴休！」休應諾。檗曰：「在甚麼處？」休有省。

頌曰：「花椒舖上天靈蓋，村店那來人見愛。一遇耆婆顧盼過，價高從此世無賽。」

幻有傳禪師聞燈花爆聲有省，直造北方參笑巖求證，巖曰：「汝將從前得力處一一說來。」師具實答，巖驀趯出鞋曰：

「向者裏道一句看。」遂把師話端一齊打斷。師通夕不寐，明晨佇立簷下，巖見喚師，師回顧，巖翹一足作脩羅障日月勢，師當下豁然。

頌曰：「潑天門戶窺龍象，鐵額銅頭漫喫驚，突出摩醯三隻眼，乾坤燦爛一時新。」

密雲悟禪師挑柴過一山灣，見堆柴突露面前，有省，遂依幻有和尚脫白請益。幻曰：「汝若到者田地，便放身倒臥。」嗣後惟加罵詈，師慚悶交感。一日城歸，過銅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正所謂大地平沉底境界。

頌曰：「意氣轟轟貫古今，乾坤騰踏絕疏親。濟江棒喝重慨後，佛祖冤家第一人。」

林野奇禪師掩關當湖，嘗參密和尚，偈云：「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忽一日，失足遭跌，有省，即成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息。瞥耳揚雙眉，大似眼無力。」即破關走姑蘇，見密於清涼庵中，便問：「學人絕跡而來，特為親近和尚。」曰：「莫妄想。」師曰：「未審還有堂頭也無？」密曰：「看腳下。」師曰：「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密曰：「莫錯會好。」師便禮拜。復於育王補堂主，值宜興鄭居士設茶，密舉洞山泰首座因緣，索眾下語，皆不恰，師曰：「食到口邊，被人奪卻。」密允擺茶。是年，天童解制上堂，世尊初生話，密曰：「汝等諸人向老僧擬討甚麼碗？」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師自此全身放下，單提棒喝之旨。

頌曰：「風規雨浙浪紋新，劍閣通玄家計陳。捉敗玲瓏千丈月，箇中誰是出頭人。」

荊溪芙蓉自閒覺禪師久參天童悟，師問云：「一人發真歸源，十方世界悉皆消殞，和尚在此，因甚太白峰巍然猶在？」悟便打，師禮拜，悟又打。次日又問：「萬法歸一，必定一歸何處？」悟以扇一搖，師禮拜，悟便踏，師通身汗下。自此廢寢忘餐，不分晝夜，卻問西堂林和尚云：「某甲不會，過在甚麼處？」堂云：「莫妄想。」師云：「畢竟如何？」堂云：「鋤頭柄長，斧子柄短。」轉增迷悶。因經行，驀撞露柱，忽然省悟，呈偈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撞破乾坤，露柱饒舌。」次後林和尚開法往參，林問云：「國師三喚侍者，汝作麼生會？」師曰：「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林然之。

頌曰：「天童棒下通身汗，卻聽西堂話短長。三喚句回聲色外，燈傳千古續芬芳。」

憨予暹禪師語錄卷第五

嗣法門人　法雲　廣學　仝編

聯芳偈

忻然維那

汾陽放出小獅兒，牙爪猙獰意氣殊，他日等閒輕露出，一聲哮吼震寰區。

隱素副寺

江南江北復汾陽，鐵骨稜稜肖石霜，坐斷瞎驢正法眼，西河異目播諸方。

本覺知客

大溈山喫棒痕多，轉入汾陽獅子窩，養就爪牙莫輕露，待時騰踏震山河。

徹空知客

本色道人堅守操，從教千聖不能移，等閒未肯輕拋露，露出人天眼便迷。

德一維那

枯樹花開劫外春，靈根遠植自威音，精勤母惜深培養，果熟香飄自有辰。

蘊璞副寺

一番煆煉一番新，不變紅爐始見真，爍破人天生鐵面，從教佛祖亦難親。

鼎新知客

參得乾明本分禪，生機一路始超然，娘生鼻孔全無用，濟北家風格外傳。

雲輝後堂

一番相見一番親，辣掌獰拳不讓仁，拈得威音前一著，翻時為雨覆為雲。

越塵副寺

法戰當場獨許君，機前一句主賓分，楊岐三腳驢堪肖，弄出人天喪膽魂。

一如知藏

大冶紅爐爍面門，銅頭鐵額盡消魂，鍊成一柄金剛劍，豎抹橫揮海岳昏。

相空副寺

聲前一句露全提，返擲還他獅子兒，掀倒法幢麤手腳，將來為我好維持。

悟圓侍者

雲門糊餅趙州茶，覿面拈來驗作家，不負大悲機契合，從教寰海布曇花。

本淨監院

靈根本具不須栽，遇澤萌芽頓發來，異日必當成大樹，大悲山上起雲雷。

本清監院

因地本無法，無法因地生，果熟香飄日，縱橫任汝行。

西琳菴主

機契孤峰錐箚句，通身活潑絕依俙，大悲拄杖親分付，待聚風雲好指迷。

勝光監院

廣勝參隨十五年，今朝始慶得安然，大悲院裏親分付，珍重閣黎莫妄傳。

立菴維那

返擲驚群獅子兒，爪牙迅捷利如錐，藏身且向深林裏，騰踏風雲自有時。

月菴知客

坐斷堯都第一峰，目前誰得可相同？臨機別有超方眼，殺活縱橫疾似風。

與二酉宋大苑馬

龜毛白拂當陽舉，三世明明鼻孔同，分付維摩休擬議，狸奴白牯展家風。

鑑初劉居士

不忘獅子機前句，奮迅參窮佛祖關，龐老風光今復見，臨機未許妄追攀。

我成張居士

當年請益娘生話，枯木花開劫外春，鬧市叢中全體露，拈來物物總非塵。

妙空尼

十年為法忘身究，機契娘生徹淨瓶，堪囑木山妙總句，將來任運指群靈。

達磨初祖像讚

婆心片片往東來，不遇其人可嘆哉。少室峰前家計泄，一花五葉至今開。
西來這老禿，口甜心甚毒。其意大不然，惑亂人成佛。者樣臭騷胡，描他作甚麼？　咄。
者個老胡心不歇，西來東土惑人心。肝腸一片難描畫，半是思君半恨君。
愁眉蹙額氣昂藏，話不投機便渡江。熊耳山前尤敗露，兒孫殃及遍芬芳。

自贊雲輝後堂請

手持白拂，指東畫西。一條拄杖，殺活無疑。魔佛到來，未免皺眉。喝一喝云：知音只有後堂雲闍黎！

本如監院請

真本無形，假名妄立，真妄皆除，青天白日。有時風恬浪靜，有時雷轟電掣，行臨濟之正令，展天童之棒喝。江南直造堯都，廣勝紅爐初熱，次闡西河踞地，復開乾明規則。一味實頭到底，聖凡諸病剿絕，只這村僧模樣，為渠一並拈出。咄！

寶峰維那請

這漢無面目，聖凡情勦絕，慣會喝佛罵祖，善能敲風棒月，常將斷貫龜毛繩，穿卻撩天鼻孔客。唯有朴厚峰維那，數載親遭熟棒喝，爾今描畫須識渠，知恩香爇庭前柏，薰他面孔黑如漆，遺與千年後兒孫，知是大悲白拈賊。

了一法孫請

吾真本無形，四大若空塵。吾孫既描畫，空裏卻生紋。切須自了徹，一物亦不存。始見祖禰不了，方知殃及兒孫。

月菴知客請

這尊和尚，心空眼曠。慣結佛祖冤，好起人天謗。海底蓬塵生，陸地波萬丈。如此無賴村僧，如何月菴知客，卻能六載親依榜樣。

勝光監院請

者箇憨叟和尚，生緣巴子國中，法受龍淵岸上，三晉六建法幢。勝光監院數鉗椎，棒下知恩須的當，收向文殊閣角中，千古兒孫作榜樣。

本淨監院請

監院寫吾真，乞題卻是假。真假俱不著，端的作麼耶？鼻孔撩天絕覆藏，本淨摩娑伴邊雅。

一如西堂請

者箇阿師，性情古怪，聖凡兩忘，佛祖冤害。棒頭殺活最難親，唯一西堂識痛快，知恩不負惡鉗鎚，人天眼目須堪載。

相空副寺請

是相何狀，秋空寥曠。不是相空，孰能近傍。桂輪孤朗碧天高，祖印重光無有上。

祖燈侍者請

者箇老漢情性無拘，有時暴怒如疾雷、有時慈炤似秋月，致令熱喝冷棒、惡罵麤拳，未免婆心特地。還會麼？徹底家私傾漏泄，祖燈豁達始知恩。

徹空副寺請

這等村僧，無狀可憑。異凡異聖，非古非今。人天不著，地獄何存。參遍海內，攪亂叢林。名善知識，惡燥無情。喝佛罵祖，以當知恩。徹空副寺，深受錐針。而今描畫成何事，莫把沉檀沒鼻薰。

立庵侍者請

如是村僧，無可諭說，慈悲一無，暴怒千斛。世法佛法，都盧屏卻，但噇村飯，任意輕忽。打人唯恐不痛，罵人只恐不毒，不是立菴侍者，十載如何湊泊？咦！水入水兮冤報冤，殃及兒孫無有歇。

越塵維那請

這個阿師人難識，渠古頭怪腦，異世名模，非聖非凡，非佛非祖，有時性燥如阿脩羅王，有時慈悲若菩薩無比，動靜了然莫測，施為渾無倚依，但有的骨越維那，相共清風明月裏。

雲輝後堂小影

這漢尋行精梵行，諸緣不著只脩持，一衣一缽無餘事，或坐或行佛共依。七九相逢向上旬，耋年端的布車時，闍黎末後須珍重，鐵樹花開劫外基。

靈巖洪川主人像讚(諱澄浩)

澄清絕點，浩瀚洪深，川流百納，德洽叢林。眾稱曰：佛性秉天真，瞻之仰之，無不欽尊。且是誰歟？靈巖主人。

德玄禪人像讚

形本無形，相非有像。虛空寥廓，乾坤浩蕩。咄！水在長江月在天，白雲來往青山上。

太一禪人像讚

非凡非聖，非俗非僧。相本無相，形本無形。既然如是，唯此可真。留與兒孫堪供養，它年久任播佳名。

詩偈

過太行有感

太行山勢險，策杖上雲霄，極目天齊遠，回頭日並高。寒猿啼古木，幽鳥擇新巢，轉憶恩深處，關河豈憚勞。

再遊霍山廣勝寺值雪賦感

白石磷磷一徑幽，孤笻乘興復來遊，青山不厭雲開合，綠水何妨月去留？此日風光猶可羨，昔年景象孰堪酬？六花片片盈空舞，印破芒鞋過別州。

山中久雨

山舍連旬雨，彌封一徑苔，柴門無客到，竹榻有雲來。鳥語千峰翠，風鳴萬壑哀，禦寒先整衲，撩亂取荷裁。

次菊潭胡閣下韻

鳳闕承金御，龍樓接玉音，惠風噓庶物，德澤沛泉林。絃頌歌樵牧，仁慈及獸禽，股肱欣有道，良政合天心。

贈盛京弘福一融和尚

大法遙聞帝里弘，曉鐘長夜醒迷聾，龍淵一派源流遠，蜀嶺家聲根本同。麈尾拂開三要印，杖頭截斷五宗風，人天正眼明如日，法雨霑霏萬類蒙。

示隱素副寺之江南二首

奮志真參悟處深，超群端的羨英靈，翻身直作獅兒吼，莫學他山野干鳴。
辛勤侍我太行過，為法勞形古不多，三喚室中明有據，知恩莫負老頭陀。

示徹空知客

忘身為法不辭勞，此去江南路轉遙，捉敗清風歸報我，起家定許是英豪。

禮首山念祖塔

巍巍卓豎首山巔，萬仞嵩峰列案前，汝水東來流漢月，牛山西出掛中天。燈分沙界明無盡，道播乾坤豈有邊？不肖遠孫親禮覲，深慚無物表心焉。

次江右震宇楊刺史

萬里秋空鴈影寒，孤光一段劫前看，兩門柱石多生願，百世宗壇四海歡。不二堂中逢未晚，無雙月下見非難，相將補袞調羹手，願作靈山正法垣。

寧寰座主舍利塔下開講法華以偈贈之

雷音遠震辨如鋒，舌吐蓮花法喻弘，開括五時玄義旨，會歸百界妙心宗。靈山一會何會隔，沙界三根普潤同，多寶凌空從地湧，證明法化贊流通。

寄酬四明雲峰雪厂和尚

相違彈指幾更春，每憶弘慈豁素塵，縹渺雲蹤徒可羨，嬋娟月色望來頻。象王未睹回身步，獅子遙聞踞地嚬，無柰業風吹到此，雙眉時結苦思仁。

懷滄起朱太史

姑射峰頭雲散彩，一輪明月照汾陽，恒懷妙論朱夫子，異日西河共舉揚。

示廣道田居士

誠心參叩已多年，力竭情窮一句玄，針缽機投明掌下，白花新綻火中蓮。

示廣寧馬居士

滾滾波濤息不難，死生一著好生看，臨機薦得棒頭旨，說甚油麻樹上攤。

示耐心禪人

忍耐世間為第一，安心隨處得便宜，個中識得安心法，春去秋來總不移。

訪雲石張孝廉

策杖行來日欲曛，山家無可贈于君，幽然此道吾無隱，檻外清波泛白雲。

雪梅

傲骨冰肌類莫同，暗香浮動雪花中，群芳未放君先放，肯逐江南桃李紅。

示明吾劉居士

明明向道吾無隱，智者如何轉更疑？若有一毫頭不露，老僧情願入泥犁。

壽維綱申居士

遙望南山騰瑞彩，瑤池仙客集君家，懸弧卻值生申日，壽苑常開不謝花。

示法華禪德

開權顯實示當家，舌底常開優缽花，衣裏有珠如薦得，不須門外覓三車。

示實行禪人

真實功能全行証，當陽一句莫遲疑，電光影裏翻身轉，始到心空及第時。

示離言禪人

離卻語言識自心，漫于紙上苦追尋，微塵剖出大千卷，剎剎塵塵說不停。

示成吾徐居士禮五臺

君來話別禮清涼，山自高兮水自長，遇著文殊休放過，乾明歸要五名香。

寄懷長安，爾璽于邑侯

每憶堯都邂逅時，連床風雨話雞啼，長安一片 清宵月，無限清光到竹扉。

示見真禪師

廣勝初參見，乾明見若何？若能真見見，方識果無多。苟不如斯會，空將歲月磨，玄關如透脫，免被淨明呵。

示佛乘侍者

傾心為法捨塵緣，一念精參徹道源，直下悟來無可得，超然高出佛乘先。

雨霽登高

雨過青山翠欲流，登高逸興樂優悠，峰頭縱目青天外，不覺閒身步斗牛。

辭院歸山

院辭村落隱山林，緇素盈衢遠送程，一片 白雲如款曲，幾多幽鳥似逢迎。非因厭鬧妄求靜，為欲舒懷恰野情，去住了忘于彼此，盈眸聲色總天真。

偕眾入姑射

拽杖披雲入翠峨，參隨龍象踏煙蘿，高低瑞色浮青巘，遐邇祥雲結綺羅。太白分燈輝濟北，汾陽獅子吼西河，法幢仙窟從今豎，正脈流通萬億多。

次元夫王文學翫月韻

山河遍現總心光，視聽分明不覆藏，一段孤光如可掬，吾無隱爾體全彰。

龍文王貢士入山修供

結茅虔禮大悲王，普為群靈禱吉祥，不是靈山當記莂，遠臨泉石共敷揚。紛飛花雨盈山谷，繚繞香雲結道場，儒佛宗風原不二，維摩一默體全彰。

除夕示眾

轉眼年華一歲除，蹉跎不覺五旬餘，應緣無力心如水，養道常思草結廬。恒愧住持功行薄，每慚荷眾福緣疏，安平退隱隨時過，珍重諸禪為法居。

示大醒法孫歸弼河陽覺長老

法門種草貴真誠，心不吾欺佛祖昆，珍重輔揚正法眼，兒孫他日滿乾坤。

贈道源座主弼化

道德淵源三際同，法門標表羨高風，輔揚妙化人天仰，指出昏衢正眼通。

早粥示眾

白粥黃薤山舍便，漫嗟淡薄坐空筵，箸頭碗底青天現，粒米檀心非等閒。

示福宇知客歸空王山

參罷乾明復故山，清風明月杖頭擔，到家相見空王老，莫把拳頭肋下還。

示佛然侍者

巾瓶侍我十年餘，擇火焚香日不虛，吹起布毛舊公案，莫教容易放過渠。

示佛如侍者

古人學道豈尋常，繼晷焚膏刻不忘，即佛即心心即佛，如如不動體全彰。

齋榜引

清泉爛煮接方來，賢聖同堂笑滿腮，幸有維摩伸隻手，缽盂開口歎奇哉。

執事榜引

法幢須藉大家扶，四海同歸在此居，一等風雲看變化，百千三昧顯無餘。

憨予暹禪師語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　法雲　廣學　仝編

行實

師在汾陽獅子禪院，忽一晚，性明監院、忻然維那、隱素副寺、本覺知客，領眾懷香入室，請師述行由。師云：「四大非有，五蘊本空，有何行跡可狀哉？」進云：「後學規模，乞垂遺訓。」師云：「從上古人如亮座主、隱山和尚，蹤跡弗留，豈更行於紙墨乎？但貴諸人真參實悟，徹見父母未生已前本來面目，非但山僧行狀，從上佛祖根源直向諸人腳跟下一時看透，豈不快乎？」眾堅請不已，師乃徐曰：「往年經歷，雁影雲蹤，遺忘多矣，聊舉梗概，以塞眾請。吾蜀之順慶西充王氏也，父某，母楊氏。余童年時，先父常對余曰：『我中年缺嗣，求禱於佛，願得二子，一以祀先，一以侍佛。』後果如禱。一夕，先母夢蒲衲僧投宿而娠，生之日，有三老比丘至家，語先父曰：『聞君已生貴子，正值日光東昇，可名洪暹。』先父遂因茲命名。及八歲，父即送本縣圭峰禪院禮壽庵業師出家，師授諸經，讀至『自皈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處，自云：『既然如此，讀之何為？』但好跏趺兀坐，不務習學，時人呼為憨和尚。自思：『生死事大，若不參訪知識，決明大事，謬為釋子，何益於世乎？』十六歲，辭師行腳，再三不允。次年，師忽示寂，遂盡法門。孝畢，急欲辭行，以果前願。又以先母染恙，不忍遠離，因自克責。痛念道業無成，慈恩何報。即懇禱三寶，頂禮《法華》尊經一部。願乞慈闡，身康病愈，同發菩提。乃過一年，先母辭世。罄其衣資，嚴設道場。安厝事竟，方禮峨嵋。至潼川，遇草庵五臺和尚，開示云：『切須參究，決成法器。若不然，禍身未久而知。』遂即參歸，仍往覓覲草庵，是處竟無蹤跡。次參含璞和尚，授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參至數月，瘡病纏身。自愧宿業障重，般若緣淺。晝夜猛志精參，少有得意忘身之快。猶強隨眾出坡，又因失跌傷手。調治半年，不能全愈。先父聞之，走人接回，醫治一月乃愈。仍辭先父，往彼參究。不及半載，又與能師弟歸接先父，同詣含和尚處，落髮受具。未及一載示寂，乃依茶毘，入塔峨山。是時兵戈饑饉，叢林眾散。結甲同志數人，入於深山，共相參究。惟採山蔬度日，晝夜精勤。工夫至於定中，不覺有山河大地、人我物色。惟疑情未破，話頭不明。卻向經教文字中，未見未聞之意，了了分明。及看《華嚴經》，菩薩受用處，宛然無異。但于淆訛公案，又卻去不得。晝夜慚慮，忽憶古人云：

『已見未透，不遇明師，終成癡狂邪解。』今經三載，不近知識，虛棄時光，徒受辛苦。即于乙酉年，奮志同能師弟出山行腳，又值大兵平蜀。其時荒難，升米二金，人多互相食噉，結友數人同行，遂出劍關，入秦涉晉。又以冠氛梗路，同侶憚進，乃嘆曰：『寧死，豈可退菩提道心耶？必欲至善知識所決明大事，死無恨矣。』己丑夏，行至太原，途受困熱，苦患痢疾，於道場溝晝夜百次。憶得古人於病發悟，我輩根行不及，但奮死不忘參，雖身無力而心志精明，蒙主人檀越道誼殷殷調治，冬季方愈。次年春，正清明交鋒之際，冒兵直行覲禮五臺，又至盛京愍忠寺上普下潤和尚處圓具，彼中專究毘尼，無有能決此大事者。又因病目水瀉，即告辭南詢。至東魯，猶值兵難、水難齊發，拚身奮志，直抵江南。首參夾山箬庵和尚處，入堂打七，病目雙盲，自愧業重福輕，死不出堂必完一七，及至七完，雙目全愈。我問云：『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如何是及第歸？』山云：『大眾在這裏。』我云：『恁麼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山云：『那裏是你透長安處？』我便拂袖歸位。時因水難，絕糧散眾，往參天童林祖。值祖已示寂，方請牧雲和尚主法，正值饑饉，斗米五錢，大眾一千五百，其淡薄難可言諭。久而又患脾瀉，但慶為法者多互相策進，不以苦病為障，依住三年，自得工夫親切，病皆退矣。我問：『向上一著則不問，非即非離意若何？』童云：『不打這葛藤。』我云：『馬祖道：「即心即佛。」黃檗道：「非心非佛。」又作麼生？』童云：『東西十萬，南北八千。』我云：『昔日馬祖，今朝天童。』童打一拂云：『穿卻汝鼻孔。』我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次因小天童弘智禪師塔院頹朽年深，夢感張鎮臺重脩工完，啟請開光，尚命眾以夢感、開光作法語，我呈云：『歷代老古錐，傳法震寰宇，遺跡整頹綱，感夢於檀護。東谷菴然炳煥新，祖師覿面無回互，敢問檀護還識祖師麼？』驀拈筆點云：『祖師法眼如千日，為君指出大家看。』和尚點看，即命堂中領眾。一日，示臘雪二見題，令眾作偈，我呈偈云：『一番結瑞一番寒，天地凝然不二看，凍破虛空文不露，當陽惟放一毫端。』童點頷之。因和尚出山，我往參雪竇奇和尚，問云：『向上玄關則且置，末後一著請師通。』竇云：『汝從為山來麼？』我云：『天童、雪竇何異為山？』竇云：『喫茶去。』我云：『不勞醉後添盃。』拂袖便出。過江，參報恩琳和尚，恩問云：『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且道那箇是你本來面目？』我云：『萬里一條鐵。』恩云：『急走過。』我即珍重歸位。又參靈隱具和尚，值上堂，我問云：『鐘未鳴，鼓未響，早已葛藤露布了也，更陞此座堪作甚麼？』具云：『特為闍黎。』我云：『何必畫蛇添足？』具云：『更問作

麼？』我云：『也要對眾證盟。』雖然，隨處機緣荅問，自覺疑情未破，見地不親，奮發自誓，絕睡杜言。若不明此大事，決定罷參，深藏巖谷，免玷僧倫。至第三日中夜，正疑德山未後句，經行簷下，並不覺有身心，唯秖一個疑團，忽聞飛來峰作樂聲，釋然頓脫胸中疑慮，始知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從前所疑佛祖公案一一了然。即有見道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管樂聲吹向上機，撲碎虛空無向背，倒騎鐵馬趁須彌。(二)大千沙界若浮萍，祖佛猶來卻是塵，識破這些關捩子，一毛頭上定乾坤。(三)不疑佛，不疑祖，大蟲元來是老虎，橫空寶劍露鋒鋩，魔佛皆揮絕狐種。』其年正三十五歲，不由自愧自喜，思古人一聞千悟，我輩鈍根喫許多艱辛苦，不乘其夙志，安能得到今日耶？始知佛法本自現成，頭頭虛明自照，從前未明公案一時頌出。及旦，呈方丈，從頭看過，云：『據子知見，悟處分明，從今正宜深畜厚養，母妄出頭。』我即禮拜而出。不意雪厂兄同過嘉禾參禮本師，師問云：『聞汝于飛來峰撲碎鼻孔，是否？』我云：『和尚那裏得這消息？』本師云：『現今贓物捉敗。』我即珍重而出，即命掌副寺。一日，本師落堂，垂問云：『一喝不作一喝用，諸人作麼生會？』我荅云：『覓甚麼碗？』師頷之。又因本師誕日上堂，我問云：『威音那畔事，朕跡不留；兜率降王宮，自揚家醜。今日和尚誕辰，未審如何指示？』師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我云：『信步踏翻毘盧頂，管教千聖落下風。』師云：『上座腳跟在甚麼處？』我便喝，師云：『好喝。』我云：『莫怪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師云：『重說偈言。』我云：『老老大大作恁麼語話。』師云：『又恁麼去也。』我即珍重歸位。至秋，告辭執任，欲圖適意山林，本師再三不允，我乞改任，遂命知藏。一日，侍立次，師舉：『天童密祖垂問唯一師云：「興化道：『紫羅帳裏撒珍珠。』你作麼生會？」』唯一師下語不契，『汝向這裏道一句看。』我云：『滿盤托出。』本師頷笑，歸方丈。自後機緣偈頌總載錄中，無更繁敘。至丙申元旦，上堂畢，示拂二柄，命雪厂兄與我出位受付，自愧德微行淺，識智不聰，豈敢承此大任？固辭不受。本師云：『汝各將去，他日自然風雲聚會，為吾流通正法眼藏。』囑之再三，不敢違師慈命，遵付作禮而退。至二月初，忽命北來訪諸祖庭，即時渡江涉晉，經歷堯都，遇古羊二酉、宋大苑馬，機緣相扣，遂請住霍山廣勝寺。次受汾陽滄起朱太史請，住太子禪院，乃遣隱素、徹空二禪人復命芙蓉。余因本師有命守志汾陽，聽其緣分，雖與眾兄弟共聚相參，實非吾之本意，暫遵師命，聽其前緣。今為諸人懇之再四，多少落索，一時狼藉了也。如上所說，自山僧十八歲出方參學，至三十五歲頓脫疑團，釋慮心歇，從前歷盡關山，受盡辛苦，

單為明此一段大事因緣。且問大眾：還知大事因緣麼？」良久，云：「百尺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珍重！勉旃！」監院領眾作禮而退。

佛事

天童林祖忌。拈香，云：「通玄峰頂起萬丈洪波，太白巖前會五湖龍象，不遠劍閣路三千，特特南詢趨甬上，誰知未到清關先已藏身北斗？雖然，爭奈鼻孔今日依然落在頑孫手裏？」驀顧左右，云：「還有知其落處者麼？」良久，云：「隱隱常懷舊日嫌，相見猶如不相識。」

為法華禪德舉火。云：「水綠山青，玅法流通於三際；風和日暖，青蓮香噴於人天。不從鷲嶺親聞，焉得汾河普濟？惟此法華禪德忘形荷法，克己為人，始自汾河岸上一旦相逢，既而乾明室中九年佐贊，今朝撒手獨翛然，大地都盧無處著。雖然，山僧更助汝一道三昧去也。」便燒。

為淡薄住持起龕

卓拄杖，云：「今朝踏斷路頭寬，脫體無依任往還，覿面與君通一線，泥牛已過萬重山。」

舉火

以火炬打〇相，云：「淡闍黎！還會麼？般若如大火聚，四邊不可湊泊。若過得者，重關子方許青霄獨步、鬧市橫身；其或未會……」擲下火炬，云：「驀面來也。」

入塔

「生本無生，滅亦非滅，七十餘年，化緣事畢。得旨歸根，退藏於密，雲斂長空，一輪秋月。」以拄杖指骨襯云：「且道者個又向甚處安著？」乃下骨云：「大地渾然無縫隙，安身何處不稱尊？」

為淵白西堂舉火

「淵源磬室，演化西秦，顛拈倒弄，換斗移星，駕鐵馬於霄漢，騎泥牛於河汾，十年疑石霜之句，今朝決斷於乾明，透出通身無影

像，豁開眼界露全真。然雖如是，且道葉落歸根一句合作麼生？」擲炬，云：「縱觀寫出飛禽跡，徐行踏斷流水聲。」

為道安上座舉火云

「大道只在目前，何須別尋蹊徑？若會大道真體，自然隨處安靜。如是則生也安、死也安，秖如不生不死又作麼生？」乃攦下火炬，云：「臘月蓮華火裏看。」

為雲谷沙彌火(名常清)

「常光三昧，清淨本然，體遍十方，了無去住。」以火打〇相，云：「會麼？隨處風流無背向，腳頭腳底總西方。苟或未然，山僧重為指出。」擲炬，云：「一片白雲消散外，孤輪皎潔印千江。」

為天鵝火

「心佛眾生原不二，覺迷幻妄有形差，杖頭撥出通天竅，任運風流沒一些。」舉炬，云：「會麼？直下明明無背向，鳳雛越格是生涯。」

雜著

進退之鑑

夫上古住持進退，則鑑宜時當。然寄四大浮囊於三界海中，若太倉之粒粟，其驟進勇退，雖千萬里，何利害云乎哉？良由人情好惡不等，進亦是非，退亦是非，人不能遠鑑至理，動為是非所惑，一進一退，惟任妄情，卒無所主。惟聖賢則不然，其進必以道，則思所以濟人；其退必以道，則思所以補過。其餘進退之頃，雖百折挫，而浩然無憂，較之卒無所主者，何如哉？其或于榮冒寵，孳孳為一己之謀者，進則與業會，退則為情轉，是非之跡，動輒紛然，因果之招，凜然莫隱。道人於進退，寧容無擇焉？原夫聖人洞窺理底，存實於中，惟恐斯須或忘之也。是故于無量劫，專求至道，乃破生死魔，而返靈源之實也。逮今時遷物變，為道人疏，淪溺情海，勿求出心，究竟為冤，彼此何益？嗚呼！大聖尚慈憫，設千萬接引之方，亦且未拔眾生之苦，我何人哉，豈可不退隱乎？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